



誠實與虛假

周越然

誠實是道德，虛假不是道德。我們做人，應該注重道德，實行道德，輕視不道德，離避不道德。

上面那幾句話，不論宗教家，哲學家，文學家，科學家，都視為『天經地義』無法反對。但是有時我們不得不虛假，那就是說：誠實有時反不及虛假的有價值，切實用。請看下面的譬喻：

敵兵已經攻破我們的城——城的東南角。我們的軍官，我們的士兵，已經作了種種準備，將在夜間和他們巷戰，趕他們出去。你是一個暗探。司令部派你調查。你東張西望，被敵兵看見了，將你一把拖住，并且用手槍指定你的胸膛而高聲問道：『司令部在那裏？快說，快說！』

在這種情形之下，你還是誠實的好呢？還是虛假的好呀？

倘然你喜歡實行誠實，你理應對他們說：『我們的司令部離此不遠，在某街某號。我們的弟兄（士兵）我們的器械，統統安排

好了。再過一、二小時，乘你們不備我們一定和你們大戰，把你們驅逐出去。我是一個暗探，出來打聽消息的。』

倘然你不反對謊言，不避虛假，你一定哀求道：『先生對不起，請你放手。我不是本地人；我前天逃難進城來的。我不知道司令部在什麼地方。我已經一天一夜沒有飯吃，我想到此地來尋食物。先生，原諒，原諒！』

這兩種答語，你以為那一種較多價值？較多道德？較多忠心？我另外還有一個譬喻：

三四個強盜，已經進來了。他們手持鋼刀，把住你的前後門。你住的是一上一下的單幢。你的太太和你的小孩，出去看電影了。廚房裏的老『娘姨』（女僕）被擄住了，口也塞住了。你獨自一人在樓上看『文友』。

兩個強盜走上樓來。一個高聲喊道：『站起來站起來！』另外一個奔過來將一把刀架在你的頸間，并且性急慌忙地問道：『鐵箱在那裏？金條、鑽石、現鈔在那裏？快說，快說！不說，馬上殺死你。快說！』

你答道：『我有好幾千現鈔在那隻抽斗裏。請你們自己去看。那幾千現鈔是我一月的薪水，剛巧拿回家來。我們沒有鐵箱，更沒有金銀財寶。你們隨便查好了。我句句真言，不說半句謊話。』

其實你所说的，沒有一句真言，句句都是謊話。你開了好幾另店舖。你不是薪水階級，你是老板。你的金條，全數藏在保險箱中。鑽石的一部份，你的太太帶了出門去了。你住的房屋雖小，然而你的家產，在此次回國中，已由五千元至二千七百萬元了。強盜不知你的底細，拿了三千餘元鈔票就跑，真是你的大幸，也是你說謊的功效。

然而我們做人，不可一味說謊，不可常常虛假。誠實當然吃虧，但是『吃虧就是便宜。』且看下面的故事：

數十年前，美國某大鐵路公司中有一位年輕多才的工程師。他非獨學問好并且品行也好；所以總經理及經理等，都很歡喜他。他的月薪雖不甚大，但是他的希望很多。他靜待幾年，勤工幾年，一定可以發財，一定可以成名。

一天，總經理請他進去，對他說道：『我們決定從甲地起，中間經過乙地，至丙地止，建造一條新鐵道。請你立時出去仔細一查，看到底合宜不合宜。請你馬上查，趕緊回來。』那位青年工程師的名字是什麼我忘記了；我姑且稱他為約翰。

第三天下午約翰回到公司之後，馬上就去覆命。他說道：『總經理，我們這條新鐵路，由甲到丙，不能經過乙地，非繞道不可；因為乙地約六百呎，不是我們的產業。』

總經理道：『是的，是的；我知道的。不過——倘然我們把路趕快造起來，他們一定不會知道的。等到他們知道的時候，我們的路已經通車了。最多他們告我們，和我們打官司。官廳裡我有方法可想，不要緊的。你從明天起

每個人都想挽住欲逝的青春，但人生偏一刻不停地向墳墓走近，這是何等怵惕的事啊！

試觀鬚髮少，誰也以滿頭白髮滿額皺紋為年老的現象，而不知自己的瞳子隨時隨地在表示你的年齡。

據生理學研究，人到二十歲左右，眼睛裏會發出異樣光澤，眼瞳烏黑，眼膜雪白，眼腔內充盈水份，極能給人美麗印象。尤以少女的眼，更是博得對方愛慕的靈魂。古詩云：『秋波橫欲流』，還不是見人先見眼的明證！

但勝景無常，瞳子的美將漸漸消失，隨歲月而變遷。

瞳子漸成萎黃，眼白充滿着鮮

瞳子

藁 謨

儘管去築那條路就是了。約翰道：『不，不，總經理，我不願意造這條路，因為強佔別人的地，等子偷盜的緣故。』

次日約翰開除了。他到處覓事，無不失敗；他舊時的總經理，已經通知其他十餘個鐵路公司，說：『約翰為人非獨學力欠佳，并且品行不端，請大家注意。』

過了差不多十年之後，人們漸漸知道約翰的誠實，知道約翰的不肯虛假。人們開始重用他，信託他。某大富豪，知道他可靠，請他做大公司的總經理。約翰因為誠實而吃虧十年，然而他也因為誠實而得到高職。

明的紅絲，二十以外者的眼睛無論如何比年輕人遜色多了，使人增加呆滯枯乏的感覺。因之，有幾個注意及此的女人，常用器械將睫毛翹起，減少眼球的磨擦，尙能暫駐美容，而一般不講究清潔的人，未屆中年，早已睜着引人不快的病眼了。

眼睛先肉體喪失健康，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從眼皮的周圍裏映襯着人生自少至老的線路，往往是前於顴角細紋的徵候，縱然如何深嗜美感的人也無法掩飾其實在，生命何其短促！假如誰懸念到已失去的漂亮的瞳子，該多麼值得傷往？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

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這種眸子存人的主張，確具深義。用不着甚麼相命先生，要是稍有處世經驗，便能判定對方屬何種人物，因為滿臉的邪氣或正義，總會無意從眼眶射出，表示着最爲纖微的隱晦的意識。

時常從大街上或熱鬧的地方可以瞧見幾對如鼠如鷹的眼睛，有時像簡直像噴出惡毒的凶獸，使人望而生畏，料着他們的行徑

或者，老年人的慈祥，將離世界的死者的迷糊與哀切，到底可從瞳子裏透發若干跡象。

談拜老頭子

當我初來到上海的一年，我最覺得奇怪的，是上海沒有老頭子。在馬路上，我所見到的面孔，不論年齡的長幼，都是用保安剃刀括得鏡光，不露絲毫的鬍子。是的，真的老頭子，在上海這樣可怖的地方，確無立足之地：軋油、軋米、軋電車、軋火車票……就是年輕的人，也有點吃不消，老年人更要他們的命了。但是，假的老頭子，却充實市場，不用說，這般所謂「老頭子」，當然是沒有鬍子的，而且使你駭異的，他們都是年青可愛。這樣年青的人，居然被稱爲「老頭子」，同時自己也引爲榮耀，決不是「少年老成」，或是「未老先

當我正在觀察別人的時候，周圍的人羣亦在揣量我的眼及其他，雖然我未曾說過一句話，而眼睛是無聲的語言，人家早將我的一切瞭如指掌。

何況，眼的美醜更是自然的循序的演化，經過童稚階段，必有一個時期發現自己眼的活潑與神采，會幾何時便換上了闊弱帶黃眼梢掛上細紋的眼睛，誰也難免譎異，甚至憐惜，但甚麼都是徒然的！眼睛隨華年而殞廢，豈有重返或僞飾的一天？

肉眼終有毀頹之日，我人應建立一對子人佳象的慧眼死後對後人注視吧！

百牙

「老頭子」的天下是打出來的；他打不過你，我打不過你，人打不過你，於是乎他有資格被稱爲「老頭子」了。你越殺人越受人敬畏，越受人敬畏，徒弟也越多。徒弟一多，別無往而不利矣。說也奇怪，這般徒弟，比自已親生的兒子更服貼，更孝順，更聽話。只要你一道命令，便一呼百應，伴件事代你辦到。若與正命天子的聖旨相較，也並無多大出入。譬如說，你今天需要一

筆錢用，不妨借祖父百〇一歲的陰壽爲名，發帖子，做生日，叫他們孝敬孝敬。又譬如說，你看上了某某有夫之婦，也可以叮囑手下，或用金錢，或用武力，把人家的老漢奪過來。這樣一來，你的面子便大了。面子一大，拜你做老頭子的也越多了。至於到了端午、中秋、年關三節，不用說，老頭子的家裏，當然是火腿滿壁，鷄鴨滿堂。要吃什麼有什麼。這些禮物，完全是生徒孝敬上來的。

老頭子有了這麼大的威風，享着這麼大的權利，真令人羨慕不置。怪不得連乳臭未乾的小夥子，也在外面東衝西撞，想造成這樣的地位。

然而，話又得說回來：要不是老頭子有特殊的魄力，他也決不會有稱心如意的日子。易言之：你所以肯去孝敬他，也是爲了他給你種種的保障。譬如你今天闖了一場大禍，或者向外面敲了一筆竹槓而被人告發，在理你是要吃痛的。但如果你請示你的老頭子時，他會爽氣地把手朝胸口一拍，豎起一個大拇指，說：「閒話一句。」在這緊張的局面，在這尷尬的時候，你聽了這麼一句窩心的話，你感得多麼快樂！自然要認他是你的安慰者，你的保護人了，因你的困難是得到他的幫助而排除了。

甚至在文化界也曾出過赫赫有名的老頭子。寫文章若不拜老頭

子，那末文章便難以暢銷。銷路不佳，自然不容易出名了。記得從前有某報的編輯，抱定「不看稿主義」，外來的稿件一齊下字紙簍，徒弟的稿件，一律刊出。可惜他的手段不高明，做不到三個月，就壽終正寢了。在上海的歷史上，一切老頭子都是成功的，只有文化界的老頭子是失敗的，「百無一用是書生」，可謂名符其實。不佞希望文化界多出幾

敢怒而不敢言

毛可人

位頂括括的老頭子，爲文化界造福，減少失業的文化人。不過，文化人窮的居多，師傅既無從徒弟身上揩抹一些油水，徒弟也不能向師傅頭上獲得可靠保障。拿了稿費煮稀飯吃尙嫌不足，至於三節的禮物，更無法孝敬了。

然而，爲了名譽，爲了地位，像這樣清苦的老頭子，居然也有人幹。嗚呼，文化人！

人類的痛苦，大約可分爲兩種：有形的與無形的。經商失敗，情場失意，貧病交迫，都是有形的痛苦，也是比較容易補救的痛苦。家長的無理壓迫，貪官的敲詐剝削，暴君的苛政虐殺，却是無形的痛苦，也就怒而不敢言的痛苦。忍耐點吧，可是你受不了；去反抗吧，長輩要罵你不孝，社會要斥你越軌，政府要指你爲叛徒。這些罪名，你也一樣受不了。

不論在家庭，社會，國家裏面，一有了「敢怒而不敢言」的人，便不是好的現象。因爲有所不滿才「敢怒」，因爲迫於淫威才「不敢言」。在上的人如果知道在下的只敢怒而不敢言，越是一意橫行，肆無忌憚，那末「狗急跳牆」，終不免有「敢言」的一

天。「敢怒」是一種潛勢力，它好似是個無名的惡瘡，表面上不痛不癢，但內部却在醞釀作膿。等到時機一熟，便要潰爛，破口而出了。那時要談醫治，非動大手術不可。動大手術，先得自己吃苦，至於生命能否安全，醫生可不能保險。

奴才不敢怒又不敢言；智者敢怒而不敢言；傻子敢怒而又敢言。世界上最多的是奴才，次多的是智者，最少的是傻子。奴才並不覺得痛苦；智者覺得痛苦，但能勉強忍受；惟有傻子，既覺得痛苦，而又欲大聲呼喊。所以傻子往往遭殃，智者最多不過緩形，而奴才則始終無事。

朋友，你是奴才，智者，還是傻子？你願意作那一種人？爲什麼？



論廉潔政治

胡用

凡是一件事情，其始都是抱着成功的希望，就是失敗，也要看人爲與天然的原因，若是爲人力之所不能及者，其失敗則歸之天命，所以有「不能以成敗論英雄」的說法，並且還有「雖敗猶榮」的說法。就以這一次曠古未有的和平運動來說，其開始的時候，當然大家都抱着成功的希望，並且大家還情願爲和平運動作任何犧牲，所以連失敗也並不以爲可怕。這種爲國無我的精神，在負責的最高領袖們，都已表示於世人之前了，真令人非常之崇拜。

一轉瞬就是五年了，試問這次和平運動是否走上成功之途呢？陳公博先生曾提出了一個口號「廉潔政治——和平建國的基本條件」。陳氏將廉潔政治的理論，闡發極詳，現在且引出主要的兩段：

「一、爲什麼我說政治不能廉潔，絕不能得到和平？中國有史以來，曾經亡國兩次，大的變亂數十次，小的變亂不下數百次，我們夷考亡國和變亂的時期，都肇於政治腐化，社會墮落。這原因也很簡單，若果政治清明，社會整齊，不只國內人心不會思亂，國外也不會起欺侮的思想。亡國和變亂之源都沒有，那裏有戰爭？那會有變亂？四書裏說：「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

——這真是千古不滅的道理，這些話不是老生常談，是具有深意的。我們爲什麼有這次中日事變？雖然其中原因甚多，要而言之，是令人看不起。我也曾說：「中國爲什麼變成極弱之國，因爲自清末以來，政治和社會都腐化墮落了。這種薄俗末流，至今還不能矯正，因此被人蔑視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不斷惹起戰爭和事變了」，因此我們要真正和平，須得使人看得起我們……中日兩國固然兩方都誠意求和平，倘使我們政治不能廉潔，一定還是令人瞧不起，這樣和平能有幾時，就使一萬分的誠意也不能維持久了。我今天敢大聲疾呼的說，我們若要真正和平，先從廉潔政治開始。

二、我爲什麼說，政治不能廉潔，絕不能達到建國呢？這個理由更簡單了，我不說建國，且說說建一座房子。建一座房子無論它是一座近代建築物，或是一座小茅棚，都有計劃的，在計算的時候，需要多少錢，多少木料，多少磚和瓦，都有數目的。如果包工的人盡量中飽，少用些材料那座房子一定建不成，勉強建成，一遇風雨，必會倒塌……建國

是有兩方面的，一面是精神，一面是物質，若果政治不能廉潔，精神必先頹衰和頹敗，最好的也不過「得過且過」，若壞的便壞到不可思議了。精神萎靡，物質建設便無法了，所以建國雖然有精神和物質兩面：實在是一而二，二而一……中國自前清末年已經談建設？到了

現在談建設最少談了五十年，但我們試看，中國有什麼了不起的建設呢？爲什麼呢？就因政治不能廉潔，政治不能廉潔，不但政府的建設沒有實效，而且連帶影響人民的建設……自事變以後，重慶許多人們借着統制的美名，發了許多

「國難財」，人們談到這些不肖的官吏和不好的商人，無不痛心切齒。可是我們既不忍看重慶的人們在大發其「國難財」，我們就難道忍心袖手看着國民政府治下的人們在那裏大發其「和平財」麼？我不禁大聲疾呼喚起我們有心和有志的人士注意……我決不是要一班同志做木偶的。世上最廉潔的莫如木偶，它不會貪污，連一碗飯也不會吃，一杯水也不會喝的。我要求於同志們，一方面樹立廉潔政治，另一方面還要努力朝前進進，我很望政府方面，下一個最大的決心，對於貪官污吏，嚴加懲處……否則和平建國沒有希望，而國家也就此不可救了。」

我們不怕長篇大段的引出了以上的話，是因爲陳氏確合乎 汪主席的明訓「說老實話」，誰能說他的話不是老老實實說出來的呢！假使國民政府治下的一切官吏都實行了廉潔政治，自然和平與建國的國策都能成功，但擺在我們目前

的事實是如何呢？和平成功了麼？建國又成功了麼？可以肯定的說還是沒有，離成功的時間還遠，還很遠。那末：暫不談成功，試問在這和平建國的國策上有了進步沒有？老實不客氣的說，只有虛假的進步，沒有真實的進步，從不容氣的方面說是退步，即較事變以前更壞了，從客氣的方面說是未開步。即和平與建國的工作，還似沒有開始，最恰當的證據。就是政治，就是不曾全面實行廉潔政治。

我們用這樣籠統的話來說，似乎近於武斷，必定要拿出事實來，方足以使政治當局首肯。其實事實可就多了，大者已如公開的糧食部舞弊案，次之如蔡洪田等公開之舞弊案，其他未經檢出者在暗中已有或正在進行的舞弊案不知若干。反面來講，只要查考一下官場賄賂的情形，就是貪污的反映。比方一個清鄉區域的封鎖管理處，照理應該是支出辦公費的機關，然而都變成了征收「特稅」的肥缺。類此名不其實，因果倒置的不知多少？古人有「苛政猛於虎」之言，現在的苛政有人說其毒恐怕甚過「毒瓦斯」了。就以米而論，何以造成萬元一石的高價值呢！還不是大部份歸賣於政治上的貪污麼？

政治不廉潔者，不是政治的本身壞處，乃是行政者的壞處，就是所謂人事的不健全。我們照良心上說，和平運動的高級領袖們，都宣言這次是到北極探險，到北極不易，探險更不是容易的。願去探險者，就是冒險，冒險是有犧牲精神的，成敗是不知道的，不過都想成功

，但也不怕失敗，像具有這種探險化的勇敢精神而從事和平運動者，實在是革命的，愛國的。爲了救亡圖存而來的，他們當政，一定是廉潔，一定不貪污，這是可以保險的。可惜有些後來加入的探險隊員，都是志不在探險，而在淘金，藉探險的美名，行淘金的事實，似乎今日政府當局，廉潔之流，都能一一數得出他們的姓名，其他爲淘金而探險之輩，則多得如過江之鯽了。

因此少數的廉潔官吏，壓不住多數的貪官污吏，於是魔高一丈而道僅及尺，反映在社會中的魔光，早已掩沒了道光。若由重慶望過來，或由延安望過來，我們這區域中已成了烏天黑地，日月無光的世界，且在置身這區域中的人們眼中，也只覺得昏暗多於光明，痛苦大於安樂。正如陳氏說的發「和平財」者太

多，大發的是大官，次發的是小官，暴發的是大官與小官，一個巡捕的外快，每月可以得到二三萬元，循而上之，那還有數目可以計算嗎？真有意想不到的可怕呀！

這時，還有新理由出來，作貪污者的辯護，即所謂生活程度太高了，他們都是儉不足以養廉，貪污乃是不得已而爲之，大家應當諒解，這種理由簡直是欺民又欺天的，不能維持生活的俸給，當然在今日是事實。但是爲什麼政府不給與足以維持生活的俸給呢？以俸給不足以維持生活的公務員所組織成的政府，遂造成公開貪污的官吏，這樣行政還有效果麼？這種政治，還能使民衆得到安定麼？這種政府還能夠受到民衆的信仰與擁護麼？這末看來，聽憑官吏貪污的政府，本身就是犯了侵奪民利的大法，

還談什麼和平？還談什麼建國？我們大膽指出這一種公開貪污，袒護貪污的危機，希望當局注意。日子若久了，憂患就會發生，那時貪污者之產業不保，貪污者之命亦將不保，因爲總有一天是清算的日子。

試將政府的官吏分爲兩組，甲組是屬於廉潔的，乙組是屬於貪污的。甲組的理想則爲和平建國的成功，他們的工作是進步的。乙組呢，則不但不希望成功，簡直不會有進步，反而退步了。難道甲組就這樣聽憑乙組的爲非麼？若果如此，反不如沒有這次的和平運動，長期的用維持會維持下去，直到事變完了，這樣似乎民衆即使受痛苦也僅一層痛苦，決不會有雙層乃至三層痛苦，即使他們痛苦無處訴說，倒也可以忍了。像現在這樣的痛苦加在他們身上，他們是到了。

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接着來的便不是可抵禦，壓抑，鎮攝的反響，同時欺騙的宣傳無用了，所招致的則爲公平的清算，有力的制裁，也可以說就是和平的革命，雖不致大流血的犧牲，總算貪污官吏們的末日。

我們是希望和平運動成功的，就應當力求進步了，進步的唯一方法，就是打倒那些退步的惡劣份子，不遵行廉潔政治的貪污吏。能夠肅清貪官污吏，就是政治上的大進步，就是成功的堅固基礎。況且今日的中國，不只是以和平建國爲目標的了，還加上參加大東亞戰爭的責任，必得在參加大東亞戰爭中，求整個勝利的成功，內而實現和平的統一，外而獲得自由的獨立。所以進步的工作，是刻不容緩，成功也就會自然而達到了。

德神秘新武器

無人飛機

德國羅伯特式無人飛機，自實用以來，倫敦已成了可怖的人間地獄，一切機構均告停頓，其威力之大，使人難以想像。不僅英美軍事專家武器製造家，在聚精會神的日夜研究，即世界各國也莫不注意。查「羅伯特」一語，原是「機器人」之意，這個名稱是由世界名劇卡納氏所著的「機器人」中採用而來，不過這是英美假稱的名稱，但在德國則稱之爲V·I號，

表示復仇之意，同時表示以後尚有新武器繼續出現的意義。

據英國內相莫里遜在議會上報告稱，「此項無人飛機，在炸彈未爆發開，尾翼上有燈光出現，此乃恐視線不佳之場合，以便於機之進行，同時也是爲用無線電操縱而設。當機中發出紅黃白如流星之光芒時，炸彈即將爆發，所以燈光一熄滅時，炸彈已着地面，爆裂如雨的火花破片四散了。羅伯特機裝置之最後作用乃給與爆發炸彈之力，這種無人飛機怪物侵入時，並無一定律則的聲音，所以難以防備，而且炸力甚大，破壞力極強，一般

市民非有十分堅強的掩護物則無法逃此德國怪武器之手矣。」

據目擊當時轟炸情形者稱，此項飛機，如彗星一般在空中滑走，迅速之極，普通飛於三千尺之高度，過屋頂時有颯颯之聲，一來即成羣飛翔，行動之半徑，約百四十四基羅，所以也可以稱爲「有翼之超重炸彈」或「空飛砲彈」。即在義大利戰線上曾出現過的羅伯特無線電操縱推進器，加上炸彈和輔助翼而成者。

尺，機身後半部裝有受電器與飛行機之昇降舵，方向及調節用的電機器。

補助翼之翼幅短而翼展廣，這些無人機，通常可以在母機之體下吊懸，近目標時，再以無線電操縱縱放出，以便易中目標。此項羅伯特動力機有噴射力，當使飛機射離母機時，高度可由六百至一千二百米達，目標則專對都市艦船之類，且可在高射砲射程之外，此外另有一英報載稱：此項飛機之炸彈爲漢休爾H·S·二九三式製造，翼長十至十五尺，克奈特炸彈下設有羅伯特式動力機全機重量二千五百磅，最大時速四百八十基羅。



戰時教育的歧路

高穆

人類的生存必須取得自然界的物質資料，資料除供給社會消費而有餘之時，社會方得發達，新工具被製造着，新原料也被採取着，新的慾望賴以擴充，文化就大為伸展了。

近世擁有盛譽的強國全以政治經濟以及教育的聯繫為推進階梯，教育更是問題的前提，據多數學者意見：採用國民教育程度作測定社會盛衰國家強弱的標準，確實深蘊至理，一羣愚昧拙劣的百姓，絕不能構造一個優異的國家，幼稚的技術祇促進集體的貧窮，環境惡劣使國民道德蕩然無存。自然，無論歷史如何悠久的古國，必將步入錯舛，動搖而崩潰的沒落之路。

舉凡上述劣點，不幸中國正差別地具備種種特徵，所謂文盲遍地，至今仍然佔百分之八十之多；技術貧乏，重工業悉難創製；道德墮落，利己的拜金心理轉趨極點；我們將怎樣挽救這困蹇危殆的厄運。

古今中外，不乏教育復國的先例，如德之飛希推，土之凱末爾，甚至整個民族的存亡咸以教育為轉捩，此一基礎影響全盤文化的事實當可想見。

中山先生的教育學說，我人試與世界

教育動向相證驗，可以說完全契合，值得特別提出者，計有三端。

從民族主義立論，教育應國防化。國家教育人材，原在維護集體的生存，因之，日德蘇等國首先放棄發展個人意志的自由態度，對教育取嚴密的干涉政策，使趨向純粹的一元化，培植民族至上的信念，三民主義中頗多闡釋。

從民主主義立論，教育應平民化，教育假如處處受經濟條件的束縛，那麼，最大多數的亟待教導的青年必然屏棄門外，不能掃除文盲的慘狀，將永遠愈演愈烈，而那搬演假性教育文化國民知識實等於零之區，當為世界上無自主力的弱國。

從民生主義立論，教育應生產化，教育培養出大批坐言不行徒具形式的讀書人，便毫無價值，何況地大物博的資源，根本須人民去採掘，決非袖手旁觀即能改進生活，因之，世界各國教育施政的崇尚生產，真有突飛猛進之勢，而一個生產貧乏自給不足的國家萬難獨立於今日。

回顧我國二十六年後的教育，正與目標背道而馳，雖然全個的校數與學生數一度增加甚速，例如江蘇省中等教育：

二十八年年度校數二八，學生數五、三九〇；二十九年度校數四八，人數一〇、六〇二；三十年年度校數七二，學生數一六、四三五，反常的現象不足遮掩悲慘的內幕，相反的，略窺非常時期中的上海，可知專科以上學校已從三十一校增至七十餘校，（連市區在內），中等學校戰前計一〇五校，廿七年七月增至一五一，二八年四月，申報所載有二七七校，三一年初，據許晚成上海學校調查錄發表，亦有二五〇校。小學戰前為五七八校，會減至三五五校，後增至五五六，人數即由一二一、〇〇六人增至二二二、四〇〇人，至三十一年初則又為六四一校，學生也大量增加，這種情形原和上海人口戰前係二、四八五、九九八人，目前估計當有五、〇〇〇、〇〇〇人互相關聯。全國富翁麇集滬濱，引為避難之所，正面促成都市的畸形繁榮，間接助長學校應運而勃興。

民國二十五年以後，我國教育似已一新，政府當局澈底銳意改革，蔚為教育史上絢爛一頁。誰知二六年七月起，便入於完全變態的動亂期，雖然北方臨時政府，南方維新政府相繼成立，各省市政府次第恢復，終因元氣折耗，荏苒遍野，政令難行，成效闕如。而二十九年

起，建立教育新體制的倡議又甚囂塵上，九月三日教育部趙部長以「中學制度亟待改革」為題，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三十一年六月八日中國教育建設協會舉行第二屆年會時，各地出席之教育專家，對學制改革問題有熱烈之討論，同年六月二十六日，中政會教育專門委員

會第三次會議，討論現行課程標準等非重予釐訂不足確立新中國教育之基礎。全國大學教授協會決議呈請教育部組織專門委員會研究修改學制問題，後登報公開徵求改革方案，計收徵文六十餘篇，結果，此項政策的實踐尚在研討中。政緩事急，反映於上海一地的變異，至為顯著，無疑的，上海的教育一天天趨向歧途，投射出光怪陸離的闡影。

據聞學術趣味淡薄的大學生，多數抱着敷衍塞責僥倖畢業的目的，對於書本實無較高的評價。眼望着有些人棄學習，或則兼任教師，投考某大飯店的侍應生，使他們更不安於學，否定學問的價值。際此黃金夢高漲之時，學識能力能否拓展自己的出路實屬疑問。於是普遍地為一種動搖氣壓所鎮攝，離開揚眉吐氣的領域還很遙遠！

另一觀點，學校設備的簡陋，專科教授省略的講解，參考資料的窳劣，處處使學習者不求甚解，大學生的不甘寂寞，轉而從事跳舞，賭博，演劇的活動，這數量日衆程度日降的學校，似難辭其咎。

中等學校既大量激增，一座校舍分作長校午校夜校的三用制度相繼出現。時常可以看見中學生常在家裏閒逛，上過半天功課根本就談不到課外研究了。往往許多中學生將臨高中畢業，尚不知中國的語言文字為何物？史地常識的幼稚，使人驚異，更不用問頭痛的代數幾何三角之類基本知識。

按理這一羣身心正在發育的青少年，應該有嚴格的體育及訓育，但失望得很

事實上各校均未注意及此。洛陽路上有一中學，有兩個流氓為追求一個女生，同時報名入學混進該校去，後來雙方糾集人手，開始在後門前搏鬥，當時校方既不敢彈壓，事後亦不敢佈告開除，祇是再三請他們自動退學，中學生的浮囂與因循，能不為之寒心？

戰後小學校如此熱鬧地設置，大多抱定來者不拒的宗旨，早幾日海報上曾刊有聯語云：「低年級程度高，高年級程度低，程度雖有高低，而年級有二焉」，正為此種編制混亂兩級兼室的學校寫照。

許多學校以為小學教師是普通而易為的職業，所以校長除延聘親戚兄妹外，咸以要求低薪的教師入選，不問其學歷如何？因之，先生教導小學生，並沒有半點專業訓練的經歷，逕自回復到呆讀死背的教學方式，不啻替活潑有為的兒童多加一重桎梏。

簡言之，學校當局既未嚴格遵循法令，每多我行我素獨斷獨行之嫌，閉門造車，焉能合轍？姑毋論其疏忽與粗濫的程度！而這種散漫萎靡個別化的傾向終於形成了。

最近社會上對貸金助學的義舉彷彿甚具熱忱，雖能救濟少數失學者，而於整個教育事業的演進，仍無多大裨益！試問動輒數千的小學學費，普通平民實難負擔！不知多少青年因無錢繳納學費而徬徨門外，這種宛如商業經營的資產化的傾向何等失望？聽說有些學校的學分或文憑都可依市價購得。

連續而生的，便是精力充沛的學生不

費多大時間在研究上面，祇要手邊有錢去消耗，永不會想到社會是怎樣生產的。且看大批學店裏培植出來的遊手好閒的公子哥兒，國家需要他們幹些甚麼？教育閒暇化的傾向迅捷瀰漫着都會一角。

綜上述，上海的教育為全國教育的一環，至今已明示出紕繆的輪廓：反國防化的個別化、反平民化的資產化、反生產化的閒暇化，在在足摧毀教育生機而有餘，我們將怎樣妥謀糾正。

從清朝末葉廢止科舉的舊教育以來，目睹日本明治維新的銳意圖強即仿效他們的制度，轉而建立較合國情的系統，短短數十年間，可引起我人無限艱苦回憶，戰後中樞當局雖多革新之圖，離實際似尚有待。我們檢討上海教育的内幕，難免消沉而氣餒，但挽狂瀾於既倒，斯其時矣。

茲就筆者蠡測所及，附述數語於后，以備改進參閱。

一、教師待遇應合理解決，據三十二年度第二學期調查：小學教師月入一千元至二千五百元，中學教師自一千數百元至四五千元，差異紛繁，除工部局中學能依生活指數按月遞加外，多數係按月支固定薪，那麼，一千餘元的薪給如何應付七月份的物價？傳說本學期的學費係依米量折算，待遇亦可儘量提高，希望校長再不要拿一次收足的學費去購股票或國物資，實行至少先發薪三月的辦法。或者將餘款預購食糧。在目前國家財政無力多設公立學校之際，減削校長

一己的奢求，對教師們竟有莫大福利。

二、教育局應履行考核，教育局方面大約人員過少，並不積極推進督促視導的工作，因之，許多學校徒有塵浮的表格呈報，對師資優劣極不注意，往往許多初入大學的學生儼然中學教師，使經驗學識俱未豐富的人担任此項百年樹人的重任，何等草率危險！教學二字，原是成熟與未成熟的對稱，而這種漠視資歷濫用學生的風氣，一時却甚為發達，不外為了一頁荷較輕報酬較賤，各校才爭相延攬。希望當局切實舉行甄別考察，迅速剔考庸拙的教師，學子獲益殊非淺顯呢？

三、拓展社會教育的輔導 社會教育不僅影響青年的思想與行為，亦為肅清文盲的利器。上海一地文化水準雖高，而社會教育的環境並不優良，如何拓展此一運動，端在各校於可能範圍內，劃出一部分計劃兼辦社教，記得戰前當局曾推行甚力，至今竟會未有所聞，須知我人除了特殊設備的學校教育，個體的擴充與成長，全受社會教育的薰陶，有人可以不必入學校，但他可以獲到高深的學問，蘇聯利用圖書館等機構，已有成效，我人正應隨時隨地予不知者知識，學生在社教設施正常的境地，更會吸收課堂外的學識印證單純的思維。

假如能先實踐到上述各點，我想上海以至中國整個教育界，能夠從破產的厄境裏回過頭來，久被陰霾的黯雲掩蔽的山谷，會照耀着閃耀燦爛的紅日。

日本，滿洲國，中國

內田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西華德路四〇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號

測量器械
理化器械

氣象器械
測定計器

光學器械
製圖用品

度量衡器
事務用品



我們需要怎樣的的文化

徐頌華

中國的文化事業，我敢說從過去直到現在，都是一種失敗。失敗的癥結，在於一個「偏」字。何以故呢？

百餘年前，中國是個閉關自守的國家，那時所謂文化，純粹是中國固有的舊文化。後來，由於英美帝國主義的侵入，局面頓時一變：一方面新的文化似排山倒海地輸入，一方面舊的文化又圖作死灰復燃。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文化人，無形中樹立了兩大派別：一派是新文化的擁護者，一派是舊文化的保守者。醉心於新文化，或是拘泥於舊文化，固然犯了「偏」的弊病，而事實上，最可憐的，是對於這兩種文化，都欠缺真確的認識。現在我們且來作一次深切的檢討。

西洋文化最優越的地方，是物質文明與科學精神。這兩個條件，可說是人類征服自然界必經的步驟。我們的生活是追求舒服的，想求進步的，想排除一切困難的。西洋文化所以受人歡迎，原因便是能達到此種願望。但是，世間的事物是相對而非絕對，有其利者亦必有弊。因為西洋人對於衣食住行十分地科學化，他們的生活便不免過於機械，過於理智了。他們的文化以資本主義為中心，以自由競爭為榮耀，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故越發達，越足以造成人類互相

殘殺的結果。

回過頭來，看看我們中國固有的舊文化吧。像西洋文化一樣，中國的文化，也各有優劣之分。從優的方面說，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個字。這不但古今通行的道德規範，簡直可說是治國平天下的法則。但是，有一般所謂國粹主義者，雖然生在二十世紀，他們還是具着十八世紀的頭腦。無疑的，他們一方面是絕對排斥西洋文化，認西洋文化對中國有害無益；一方面又未能好好利用中國固有的文化，只是一味採取閉關政策，養成老死不相往來的習慣。以讀經救國為法門，以靜坐打拳為方針，這種開倒車的文化，不合潮流的文化，無異驅使吾人回返到原始時代。明知有電燈不用，偏要點菜油燈；明知有輪船火車不坐，偏要趁牛步化的小車帆船，豈不令人可笑嗎？

上面兩種人，都同樣犯了「偏」的弊病。全盤西洋文化論者，只看了西洋文化的優點，沒有見到它們的缺點。他們認為中國固有的文化，只是目前的絆腳石，要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非完全放棄中國舊文化，迎頭趕上新文化不可。而中國舊文化保守主義者，却正處於相反的地位。實則這兩種思想都是要不得的。

比較採取折衷辦法的，是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是以中國固有文化的優點為主體，而以外來的新文化優點為輔助的意思。在原則上，我們可以同意這種論調。不過，仍須注意各個要點。否則便是籠統其詞。我們主張「中學為體」，到底以何為主體呢？若說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那當然是人人贊成，不可厚非的；不然，若指讀經救國，靜坐打拳一類的國粹，那就糟透了。再說「西學為用」，又到底以何為用呢？若所指的是西洋的科學精神，那自然是我們理想中的要求，要是指功利主義，個人主義，自由競爭主義，恐怕誰都要反對了。因為這些主義的結果，其危險誠不知伊於胡底。

可惜，西洋文化輸入了中國，雖近百年的歷史，然而，中國人只抄襲了一些皮毛，接受了一些糟粕。徒然憧憬於物質上的享受，却不潛心於科學上的研究。科學是一種日新月異的東西，只有它的精神是永久不變的，而值得寶貴的，便是這種精神。自西洋文明輸入了中國之後，一般自命為新時代的驕子，非合於衛生的食物不吃，非合於科學的房屋不住，等到生了病，又非西醫不信，非西藥不服。在表面看來，似乎是澈底地科學化了，但在事實上，他們的思想却是十分迷信，十分違背時代的。只要到了舊歷的年夜，你就可以看見若干穿着漂亮西服的洋秀才，一隻手挽了摩登的太太，另一隻手持了銀色的紙錠，往南京路的虹廟裏跑。此種矛盾的現象，在上海可謂司空見慣，不足為奇，說他們

與科學背道而馳，也不為過。溯自中日戰事發生，迄於國府遷都，直至收回租界，吾人默想一下，政府對於文化事業，有否下了最大的努力？同時從事文化的人，對文化有否盡了最大的貢獻？事實擺在眼前，用不着過度內憂。我們每天嚷着消滅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文化，然而我們有否建設大東亞主義的文化？固然，大東亞主義的文化值得發揚，可是西洋的科學精神，也無去一筆抹殺。定然意氣用事，對文化始終是無補益的。況且，政見的不同是一回事，文化的價值專重視，又是一回事。我們不能因恨英美，連英美發明之電燈不用，連火車輪船都不趁。取長補短，虛心研究，是文化人應有的態度。文化——除了有宣傳色彩者以外——本身是無所謂國界區域的。甲國的文化，往往奠定了乙國文明的基礎。

我們又每天向政府呼籲，救助一般真正為文化努力的文化人。然而，結果他們仍不免過度極慘苦的生活。同時若干以文化為幌子，而本身不懂文化的官僚政客，却是面團團，發了文化財。文化人既遭受此種困難，他們從使天天僱了大批的「筆工」，作宣傳的工作，把今日的文化煊染得燦爛華麗，在有識者看來，只不過一突而已。一切的宣傳，必須根據事實，離開事實就等於吹噓。而文化的宣傳更無法掩飾，因為對方是智識分子，愚民政策無異自欺欺人。平心而論，中國的文化，在當前可算得最沒落的時期。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而人事的錯誤，可說是最重要者之一。如果一個從事文化工作的人，連中國需要何種文化尚不清楚，怎能談到文化建設？怎能對文化本身發生興趣？怎能對國家有所貢獻？發傳單，喊口號，等於向文化界開空頭支票。文化工作是實際的，離開實際，便無所謂文化。要符合實際，只有讓真正的人去幹。要讓中國的文化，才能放射出奇花異葩。

日本人的住

平方

旅日雜憶之六

日本人的衣，日本人的食，都談過了，這次來談一談日本人的住。

上海有一種既沒有石庫門，也沒有天井的房子，叫做「東洋房子」。這不知是根據何種出典，我在日本時卻從沒有看到過這種式樣的房屋。

姑置其外表於不論，說起日本房子的內部，我們第一注意到的是，它的地板上都鋪着厚厚的蓆子，也就是日本人所謂的「疊」(タタミ)。關於這「疊」，對於沒有看見過的讀者，似乎有解說一下的必要。須知它和我們普通鋪在床上的蓆子完全不同。「疊」是以長方形的厚厚的麥稈爲墊子，再將薄蓆縫在其上而成。在嶄新的時候，它是稍帶綠色的，於用舊後，逐漸變成黃色。這雖然也不能一概而論，從「疊」上我們通常能夠看出日本人家的經濟狀況。大概有錢人家的「疊」，差不多一年四季總是那麼青青的，至於「疊」已破舊而發黃的人家，一定是經濟不大充裕之家了。

我想具體的事實，遠勝於抽象的描寫，以下讓我把我在日本時所住的房子敘述一下。

我會旅居於日本的神戶和橫濱二處。在這二處，我所住的都是純日本式的屋

子。先說在神戶的屋子。日本雖然沒有像上海的里街，却有相當於這里街的建築物，那就是他們俗稱的「長屋」。這是一長排式樣相同的房屋，通常是沿一條小巷排列着。我在神戶所住的就是這種「長屋」之一。這屋子是上下二層的建築物，正面的左角是二扇滑門，而右邊的全部是由細長的木條製成的木柵。從這木柵，我們並不能望見屋子的內部，因爲木柵的裏層排着一面的不透明的玻璃門。推開滑門進去，是泥地的走廊，右邊的第一間房間是從玻璃門射進光線，面臨街道的一室。這是二房東(按我們是三房客)用作起居室及客室的房間。後面一間比它稍大的房間，他們是用作寢室的。寢室的後面有一間稍形低陷的小室(上面的二室因爲都鋪着「疊」，所以要比地面高一尺以上)，裏面放着踏腳板，裝着自來水龍頭，這就是日本人稱爲「勝手」的廚房了。而在這廚房的旁邊，有一間更小的小室，這是以排泄大小便的廁所。廚房和廁所連在一起，是日本一般房屋的通例，雖然想起來似乎不衛生。

在泥地的走廊之左邊，有一架樓梯通到我們所住的樓上。樓上和樓下一般，也分成二室，臨街的前樓也裝着玻璃門，打開玻璃門，前面有一個狹小的陽台，夏天晚上可以坐在那裏乘風涼。後樓的後面是晒台，這和上海的房屋大致相同，也不必細述。在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在後樓的那個壁櫥。這分成上下二格的壁櫥，是極方便的附屬物。我們知道，日本房子大都沒有床，棉被就是鋪在蓆子上的。當然棉被不便整大鋪在蓆子上，因此，日間它就被堆在這壁櫥裏，等到晚上需要它時，才從裏面拿出。此外，一切木箱，皮箱等都可堆在櫥內(櫥的長短和後樓一般，只是狹了一點，所積面積是相當地大)，因此房間雖小，却有充分的餘地作種種的活動。

日本房子的特點，除了上述的「疊」外，還有那用紙糊上的門。這紙糊的門又可以分作兩種：一種是一面有一格格透人的門；另一種是兩面糊上花紙，不使光線透入的門。這兩種門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前者是裝在能夠透入光線之處，例如，樓下沿走廊的一邊，和樓上之後房通到晒台之一邊。至於後者大都用以隔開二室。例如，樓下之前後室，樓上之前後樓之間。這些紙糊門和正門一般，也是滑門式的，通常均作雙數，不

是二扇，就是四扇。

至於我在橫濱所住的房子，那要比上述的摩登多了。建築於鄰近郊外的小丘之上，這只有一層的平房，從外部看來，活像是一座木製的洋房。屋子的表面全部塗着白漆。而由藍漆鑲着邊。在籬

笆圍着的小園地之左首，是從屋子的本身突出的尖頂的門戶。拉開這西式的門進去，是一間正方形的門廊，在這裏進屋的人都須脫鞋。這是屋內和地面相平的唯一的部分，其他各部都鋪着「疊」，比地面高起一二尺光景。從門廊踏上一室有二疊大小(按日本的房間是以厚蓆的多寡爲計算大小的標準)，這裏通常是用以懸掛來賓的衣帽之類。拉開滑門，向右邊走進去的是面臨園子的前房，前面排着四扇玻璃門。這裏共有六疊大小。後面是四疊的後房，這裏又附屬着那便利的壁櫥。我們吧前房當作起居室，而把後房作寢室之用。後房的左邊由玻璃門隔開着的就是廚房。這正是位於門房之後，只不過中間擋着一片牆壁。這就是這屋子的全部，其中所缺的就是晒台，那只好由圍着籬笆的園地來代勞了。

以上所述的，可說是日本最普通的房屋，是一般中流階級的居住之所。中流以上的階級所住的房屋，構造當然要比較複雜，不過，實際上，除了面積較大，多了幾間客房之外，大體上並無什麼分別可言的。

人說，住在日本房子裏，容易變成懶人，我想這倒確是事實。滿地鋪着厚蓆的日本房間，簡直好像全部都是沙發，所以本來是坐着看書人，在不知不覺中却睡到在蓆上了。



中國的鐵道沿革史

渡瀨 正人

因日軍由湖南、廣東發動夾攻作戰，粵漢鐵路，即陷於危機，於是敵人已發悲鳴。日軍由於以前展開河南作戰，已打通京漢鐵道，京漢鐵道和粵漢鐵道都貫通中國大陸南北，如打通兩線，則渝方的抗戰布陣難免被切斷為東西兩面。渝方的威脅不止於此。粵漢鐵道向來是渝方的利用價值最高之一條鐵道，這是因為其沿線一帶都是中國的穀倉和豐富的地下資源地帶。粵漢鐵道的喪失，是抗戰經濟的一個重大打擊。渝方在武漢未陷落以前，已經喪失所有鐵道之六成餘。如今若喪失粵漢鐵道，其喪失率便更增加一成。因此之故，渝方的痛苦，恐在我們想像以上的吧。乘重慶的生命線粵漢鐵路，迫近危機之際，試將關於中國鐵道的各種資料，搜集而撰成這篇文章。

一、鐵道史即侵略史

中國的鐵道發達極遲。在中日事變發生前夕，全中國鐵道總延長數為一萬公里餘，如與其面積比較，是全不成問題的數字。現在試以同一面積之中國的鐵道延長數為一，則日本為五十、美國為五十二、印度為十三、滿洲國為六。又對於同一人口的鐵道延長比例，大體上

的數字為中國一對日本十二、滿洲國十、印度六。要使中國的鐵道密度發展到滿洲國的程度，還須建設六萬公里至七萬公里的鐵道。這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尤其中日事變以後，日軍也架設若干鐵道，蔣介石也在內地延長鐵道，但其程度極有限，不能變更上列數字。試把中國的地圖展開一看，京漢、粵漢兩線貫通南北；隴海線則連達黃河南岸東西，而與京漢線交叉，其景氣頗佳。其餘鐵道無不延長或路線之數，都有限。其他主要的，則有連達南北的津浦線、同蒲線、有連達東西的京山（北京—山海關、舊北甯鐵道）、京包（北京—包頭）膠濟、海兩（上海、南京、舊名京滬線）浙贛、湘桂等各線。其他都是很短的鐵道。其分布狀態都集中於揚子江以北，尤其華北，由此可知其分布之如何不平均。這是有理由的。本來一國的鐵道發達史（廣言之，交通發達史）是與其國家的經濟、文化的發達併行的。就一般政治說，鐵道的發達意味着中央政府政治力的滲透全國。然而中國的鐵道史不過是歐美對中國的侵略史而已。清末以來，中國已化為革命軍閥爭亂之場所。這是使國內建設之一的鐵道發

展延遲的一個原因，同時又給予各國以侵略中國的機會。而侵略者却不考量中國事情。現在的中國鐵道，其建設的發端可謂都屬於外國利權，亦不為過言。結果她們自然選擇在當時情形下有利於自己的路線。於此中國的鐵道便有偏在華北的理由。大體上當後進國建設國家時，通常是援用先進國的力量。當建設鐵道時，輸入外國資本和技術，這也是當然的。現在蘇聯當其建設鐵道時，當招聘日本的鐵道技術者。能否將外國的力量，變成自己的力量，專繫於其國家的政治力問題。

二、歐美投資的條件

中國因為缺乏政治力，所以不能完全將建設出來的鐵道變為自國的鐵道，這是歐美的侵略主義加以阻害的緣故。原來收回國權是中國革命的目標。在鐵道方面，自清末以來，也曾努力收回外國權益，尤其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已盡力於這一點。民國十八年創立的國民政府鐵道部規定，對於中國鐵道的外國投資，應為純粹商業投資，才予以許可。歐美各國表面上亦基於這旨趣而投資。然而現實上裏面是政治、經濟侵略的野心。歐美對中國既成鐵道的投資條件為：

- 一、在一定年限內由債權團管理鐵道事業
- 二、鐵道工事由債權團包辦。
- 三、任用債權國推薦之技師長，會計主任等
- 四、鐵道工事材料由債權團優先供給

五、債權國有享受借款利息，扣除手續費及利益分配之特權

六、以鐵道財產為借款之担保，於借款未付時，得扣押之。

中國各鐵道幾乎無例外地附加上述條件中之幾項。如此中國鐵道名義上雖為國有，但却不能希望由國家自己來經營。這實在是中國鐵道的悲慘發達史。

三、中國鐵道的歷史

八十年前即清朝同治四年七月某日，在北京宣武門外，建設長五六町的鐵道，像玩具般的火車在上面馳駛着。這是英人特郎都對清朝力說鐵道之有利，使頑固的清朝官吏覺醒的鐵道樣本。然而清廷認為：「這種怪物的出現，正是污辱我中華的尊嚴」，遂於試驗運轉之當日派遣軍隊，毀壞這個袖珍鐵道。十年後光緒二年英國已獲得在上海、吳淞間建設鐵道的權利。這是中國最初的正式鐵道。但這鐵道的壽命，只有一年餘，便告終。現在的鐵道都是其後再行建設的。清朝及至光緒三年九月，才以廿萬五千兩予以收回，軌道和車輛都運至台灣的高雄海上，沉沒於海底。理由是與對於特朗都的樣本鐵道一樣亦由於科學怪物的恐怖的緣故。在濫觴明，不僅清朝政府，即一般民衆也不歡迎鐵道。新興都市且不說它，在舊城市幾乎無例外，都設置車站在遙遠的郊外。尤其對於火車的驚異，即在英國，當史梯芬遜開駛最初的火車時，英人曾謂這是要和馬賽跑的，所以中國也不能例外。加之，中國又有基於中華思想，排斥他國文化的

困陋態度。這是日本成爲世界有數之鐵道發展國，中國落伍爲世界有數的鐵道未發達國的原因之一。

首先對於中國的鐵道侵略的國家是英國，這由前面所說的，可以明瞭。清朝雖破壞英國建造的鐵道，但當時有識人士却知道鐵道的有利。至光緒六年，在英人技師的指導下，曾敷設由華北的唐山至胥各莊之間的鐵道。然而火車仍然擾亂了民衆，所以當做馬車鐵道使用。然而英人技師金達於光緒八年建造機關車，在該鐵道開駛火車，至光緒十一年引誘俄德組織開平鐵路公司，擔任該鐵道的管理。因此該鐵道的實權與開樂炭坑的開發權，遂發於英國手中。這唐胥鐵道即是現今京山線的前身。這樣，英國便着着擴展鐵道侵略的地步，在現存鐵道中，大部分由英國資本、技術建造的，有津浦線、海南線、海杭線（上海—杭州—甯波，舊名滬杭甬鐵道）、廣九線（廣東—九龍）及粵漢線等諸鐵道。各列強對於英國的活動，終不能默視，於是法俄德以至美國乃陸續出現，而向瀕於淪亡的清政府及革命後動盪無常的北京政府，要求獲取利權。德國的膠濟線、俄國的滿鐵、法國的滇越鐵道等，其勢力圈極爲明確。至於其他的鐵道，列強共同或分裂地策動自國勢力的侵入。如現在隴海鐵道前身汧洛鐵道，英國對俄法猛烈競爭的結果，遂釀成由比利時資本着手敷設的滑稽事。

四、露骨的懷柔政策

及至蔣介石統一中國之時，蔣介石便

策劃鐵道之自主的建設和經營。因此國民政府遂設置鐵道部。但因爲過於急躁，把最可靠的日本弄成敵人了。結果遂爲英美利用最初最露骨活躍的國家，就是英國。

試舉粵漢鐵道爲例來說吧。粵漢鐵道着工於清末光緒卅一年，迄民國七年始開通武昌—株州、廣東—韶關間，其後工事遂告中止。其餘的再起工，係約十年後的民國十六年。英國於民國十六年供給七十萬元，翌年供給英幣百五十萬及中國幣三千萬元的借款，以爲該鐵道的建設資金。再開粵漢鐵道的基本建設費，就是這些借款。民國十六年曾發生南京事件。對於這事件，英國採取了極端的懷柔手段，蔣介石遂陷入英國的圈套。因此，對日一戰在中國便成爲必然的趨勢時，鐵道建設愈趨必要。民國廿五年蔣介石遂發表鐵道建設五年計劃。這計劃也有美國從中煽動。民國廿五年粵漢鐵道和浙贛鐵道便先後於中日事變前開通。

然則事變後渝方的鐵道政策如何呢？渝方戰時下緊急計劃線，預定延長九千公里，大體上在西南、西北形成路網。因爲財政困乏，故工事進展得很慢。由湘桂鐵道柳州至貴陽的黔桂鐵道，已由柳州開通至貴州省獨山，又西北的寶雞鐵道（寶雞—蘭州）的一部寶雞、天水間，最近才開通。此外，如湘黔（長沙—貴陽）滇緬（昆明—緬甸境滾弄）咸同（陝西省咸陽—同官）紋昆（四川省敘州—昆明）各鐵道的一部，傳已開通。這些緊急鐵道構成渝方所謂戰後

鐵道大計劃之一部，在這裏可以看出渝方的抗戰建國的意圖。同時對於渝方的鐵道，最近美國的資本和技術已代替英國，愈趨濃化。這不僅在鐵道方面，即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也莫不如此。

要談中國的鐵道，必須涉及孫先生之建國方略所表示的實業計劃。

「這是第二革命失敗後，孫先生亡命日本時的事情。有一個日本人訪問孫先生寓所，當盛夏時看見孫先生拿着短尺和鉛筆在桌上展開大地圖，他順着短尺由重慶至廣東劃一條直線，又由成都劃至華中。問他究竟作何事體？他回答說計劃建設將來的中國鐵道。實業計劃的鐵道計劃，是這樣完成的。這種話不是杜撰，乃是證明其規模的雄大。孫先生的鐵道計劃大綱，一、由華北海岸至中央亞細亞，建設一線，一部則南下至四川。二、建設由華南至四川之線，更經雲南至緬甸、印度。三、這些都作爲政略上的大幹線，把國內以經濟路線連結。」

五、蔣的五年計劃

蔣介石國民政府的鐵道五年計劃，係繼承孫先生的計劃，而摻入對日戰略的思想。蔣介石在去年二月所撰述的「中國之命運」一文中，謂中國將繼承孫先生的實業計劃，今後建設十四萬公里的鐵道。蔣政權逃入四川而最重視的既成鐵道，是隴海線與粵漢線。粵漢鐵道的重要性，在前面已述過。隴海鐵道如北上則達西北，西進則達四川。粵漢鐵道又與浙贛鐵道，湘桂鐵道道連接東西兩方，形成由東中國海至越南之鐵道計劃之一部。由於這一點，這鐵道便被重視。比較隴海線延長的將來。由粵漢線分歧的湘桂鐵道，其路盤工事至越南國境鎮南關，幾乎完成，雖因南甯作戰而告頓挫，但在重慶是尙未忘情的。無論渝方的計劃如何雄大，各重要鐵道之根本的中原地帶，海岸地帶鐵道都喪失，所以，他們的鐵道計劃不過成爲空中樓閣而已。（省三譯自每日週刊）

上海靜安寺路九三四麥特赫斯脫大樓三樓A

山岡醫院

外科、皮膚科、性病科、痔瘡科、內科、兒科、醫學博士、醫學士、山岡浩一郎、山岡幸三郎

電話三八一六七 夜間急病用三一七二一

近代日本文學家及其作品

張大頌

(八) 志賀直哉

志賀直哉是日本純文學的最高峯，他是「白樺」派，同一系統的作家有武者小路實篤，里見淳，有島武郎，長與善郎，倉田百三等。「白樺」派被視為理想主義的文學，他們的第一特色是自由無礙地伸展其個性，排除藝術上的限制，表面自我與生命。他們以博大的自然或藝術的背後有無限的生命力量。第二特色是主張自我的尊嚴。第三是重視倫理。「白樺」成立於明治四十三年（民國紀元前二年），至大正二年，漸次確保其地步，自大正三年（民國三年）以後便成為大正中期的主要的文藝思潮。志賀直哉是「白樺」派最初的同人。他頗受自然主義或時代傾向所影響，他在初期的作品，技巧便很成熟，描寫又極簡潔。他初期小說有「網走まで」「彼と六つ上の女」「速夫の妹」「老人」「祖母の爲に」「クロオディアスの日記」「襖」「出來事」「清兵衛と瓢箪」「范の犯罪」「兒を盜む話」「剃刀」「濁つた頭」等々。都是短篇小說，他的作品傾向於不自然或不正當，不與之妥協，雖然有受着武者小路實篤的影響，對人生有強烈的熱情，他與其說

是主張正義，不如說是反抗不正的方面較為正確。他雖然自有我很強的性格，但並不忘記去理解人生。因為有這種精神態度與冷澈的眼光，所以保持着纖細的客觀手法，有人說志賀直哉是最澈底的寫實主義作家。

他沈默三年間之後，於大正六年（民國六年）再開始寫了「佐々木の場合」「好人物の夫婦」「赤西蠟太」「流行感冒と石」「十一月三十日午後の事」「小僧の神様」「雨蛙」等々の短篇傑作，這些前期的小說，有好幾篇曾介紹到中國文壇，但讀了翻譯，都是離原作之風韻很遠。志賀直哉的作品與年增其光輝，如其傑作「和解」乃纖細地描寫避免不調和的生活，走入調和的世界，求着甯靜的心境。又有東洋墨水畫似的作品「城の崎にて」「眞鶴」「焚火」「雪日」「濠端の住ひ」「矢鳥柳堂」等々，還有以家庭爲題材的「癡情」「山科の記憶」「瑣事」等，後來的單行本有「萬曆赤繪」及「早春」。去年他發刊了他最長篇的小說「暗夜行路」「暗夜行路」是日本近代文學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內容描寫一個生在富裕家庭的謙作青年，既爲母親之不義煩惱，後來又爲妻之不義苦悶，這篇作品前後

凡二十年才見完成，筆者最近讀完這篇作品，頗受感動，想把這篇傑作譯成中文，但猶恐力之不及，自己心裏窺想若能得到比較長靜的生活，必將實現這個希望。

志賀直哉有天分很高的藝術稟質，他的環境很好，在日本文學界，他的作品可謂比較少，是個寡作的小說家，然而其作品猶如珠玉一般，每篇都是很好的作品，沒有一篇拙作。他的作品雖然短篇佔大部份，但其描寫沒有一篇不逼真，沒有一篇不感動讀者。日本文學界無論那一派都讚賞他的文學爲最純粹，幾乎是小說界之王，日本的短篇小說，至志賀直哉，已達到完成的境界，現在的作家雖然作風不同，思想傾向不同，但尚沒有一個越過這個完成了的作家。我們希望中國文學界多關心志賀的作品，進而多研究他的小說。

(九) 武者小路實篤

武者小路實篤是理想主義「白樺」派的總帥，爲現代日本小說大家之一。他對於這一派的思想影響極大，他畢業於學習院，學生時代便崇拜托爾斯泰，自然他的思想受托爾斯泰的影響很深，他於大正七年（民國七年）曾在宮崎縣山中集了許多同志，建立一個「新村」，意欲創造一個共同勞動共同享受幸福的世界，關於這新村，中國文學界元老周作人先生，曾訪問武者小路的「新村」，介紹其詳，毋庸再贅。武者小路覺得須先完成自己，所以儘量發揮自己，對於自己亦非常的忠實。因此他的表面是

將自己全盤托出，他很強烈地肯定自己，他的表現沒有絲毫的粉飾，又是很自然。他曾說過：「我所寫的許多東西，只把自我與他人和人類自然探求出來而已。」他於明治四十三年（民國紀元前三年）寫一篇中篇小說「お目出たき人」，這篇是寫自己初戀的經過。明治四十五年（民國紀元前一年）寫的「世間知らず」是寫他的結婚經過，以毫無虛偽的文章寫的。此外接着寫「ある日の一休」，「わしも知らない」，「二十八歲耶穌」的短篇戲曲，這些作品雖然對於形式似乎沒有什麼表示關心，但保持着不可思議的調和，大正四年（民國四年）作的「その妹」五幕戲曲是他的代表作。以社會或人生的不合理及罪惡爲背景，描寫因戰爭命運受了推磨之盲目畫家，將發揮其強烈的個性。盲目畫家的妹妹爲完成阿兄的個性，把自己犧牲的悲劇。

武者小路實篤的創作態度是注重享受好的生活，而把生命發展到好的方面去。他讀了托爾斯泰的「我們應該怎樣做」，覺得自己的生活不正確，煩悶結果，即去建立了「新村」。他在「新村」，以待真實的社會來臨時，創作有益的藝術。他在這中間寫了「彼が三十の時」「ある青年の夢」思想的長篇有「幸福者」「第三隱者の運命」又有幾篇戲曲如「秀吉と會昌利」「達磨」「補正成」「人間萬歳」「於桃源」此外又傑作「愛慾」及「友情」這篇是描寫二個親友愛上一個女性，得到愛的勝利的人，更對自己的工作努力。但失戀的人亦

因此一層鍛鍊，各自行其運命，伸展自己。這種樂天的作品。

他的思想沒有陰暗之點，明朗而且樂觀，把從來一切厭世或頹唐的思潮掃蕩。其作品的表現非常素朴，然而具有尖鮮之美。佐藤春夫會說：「嚴格地說，言文一致使其大成的是武者小路。」確實的，讀到武者小路實篤的作品之人，誰都覺得藝術之美，及藝術之所以天真：所以動人。武者小路有着這種天空海闊的風韻。

武者小路實篤不僅在文學界佔着很高的地位，他對於美術造詣也很深，他的繪畫獨創一風，又為美術界器重。除作品之外，他寫了很多的隨筆雜文如「卒禮隨筆」等，頗引起青年的感動。

(十) 里見淳

里見淳也是「白樺」最初的同人。他的作風比較有寫實作風之味，其精神態度，理想主義的色彩極少。他開始寫作的時候，便有卓越的技巧，聞名作「お民さん」(明治四十三年)——「民國紀元前三年」是對年青的女性心理變化，以主觀的解釋的作品。第二作「家出」是描寫青年家出未明的情景，其解剖特殊心理，非常尖銳新鮮。初期作品有「君と私と」「少年の嘘」內容有些享樂思潮的影響。還有「人間川」，「腹痛」「手紙」「晚い初戀」等的佳作。他確立了新進作家地位是在大正五年(民國五年)的時候，是年發表了「善心惡心」「俄あれ」「買妻經驗」等名作。有人說里見淳的心理描寫為日本第一。他

對於他人寫不到的心理，很尖銳地纖細地加以觀察描繪。他這種心理解剖的作品尚有「おせつかい」「長篇」「安城家の兄弟」「強氣弱氣」「勝負」「直輔之夢」等。他凝視着自己裏面的善惡及積極與消極的鬥爭，一方面蟬脫這個鬥爭，並克服這種鬥爭，而使人更得到好的境地。他的作品，潛隱着由卑小的自己發揚到高大的自己，有這種理想主義的思想。所以他比較任何人都要深感自己的裏面有善惡之爭鬪，而痛感惡心的跳梁。換言之有強烈的反省自己之心。

里見淳的作品很多，此外如長篇鉅著「多情佛心」，「今年竹」「凡夫愛」「大道無門」「蛇咬毒」「闇に開く窓」等都是傑作。他在近代小說家中，是描寫力最大的一個，他有多角描法才能之人，譬如描寫一個情景，很迫真刻繪，他的文章亦有獨特之處，受泉鏡花影響不淺。

(十一) 有島武郎

有島武郎初是基督教徒，後來留學美國，拋棄宗教而走入文學之路。他最受懷特曼及托爾斯泰的影響，他的處女作「かかん虫」(明治三十九年)可說是他的傑作之一。內容有大陸風氣的構想，其表現有如濃厚的洋畫手法。他因為善操英語，作品中的描寫有翻譯文學之感。他的創作精神是強烈的寫實主義，換言之，就是西洋式的自然主義。「大正六年(民國六年)」「カインの末裔」一作，確立了他的文壇地位，內容以

北海道(日本)的平原為背景，描寫了野性的人生。「或る女」是他最大的長篇小說，又是他的最高傑作，內容描寫明治末期的一個已有覺醒的女性，反抗一切的既成道德及社會的束縛，勇敢地伸展自己的自由。然而周圍的時代，不能允許該女性，所以她只能在本能上得到了解放而已。她發見了和自己相反對的野性的男子，她發見了把一切提供這野性的男人，去滿足了赤裸裸的女性本能，她因為犧牲了肉體與精神，終於沈入敗滅的深淵。作者因為不能輕易地滿足肯定或否定現實，所以有着寫實的風格。不過有島武郎有理想主義的一面，如「宣言」一作是立脚在真實與真愛，要去解決戀愛的三角關係。又如「生れ出づる惱み」是將母親的愛傳給孩子，憧憬着更高的世界。「小さき者へ」也是同樣的傾向，尊重幼童的人格。有島武郎的作品帶有一種的感傷性，一方面却也不忘却社會意識。「惜しなく愛は奪ふ」。是描寫社會生活與完成個人的重要性。作者雖然抱持純潔的愛，但有幾分太柔弱而缺少反省。大正九年(民國九年)以後他寫了許多思想的隨筆和散文，他在「一個定言」中會說自己在境遇不能成爲第四階級的藝術家，他爲自己的藝術立場苦悶，遂決心放棄財產。晚年的作品有「御柱」「ドモ又の死」等，其藝術家精神及其藝術，達到相當的深度。他放棄財產，雖然得到周圍的人道主義者們的崇拜和同情，但他終於因爲不倫的戀愛自殺了，這是很可表示他的性格之弱點。有島武郎的作品，亦曾介紹到中國來，我們認爲他亦是一個優秀的日本小說家。

軍納雜穀，香煙，雜貨，榨油土產品，一般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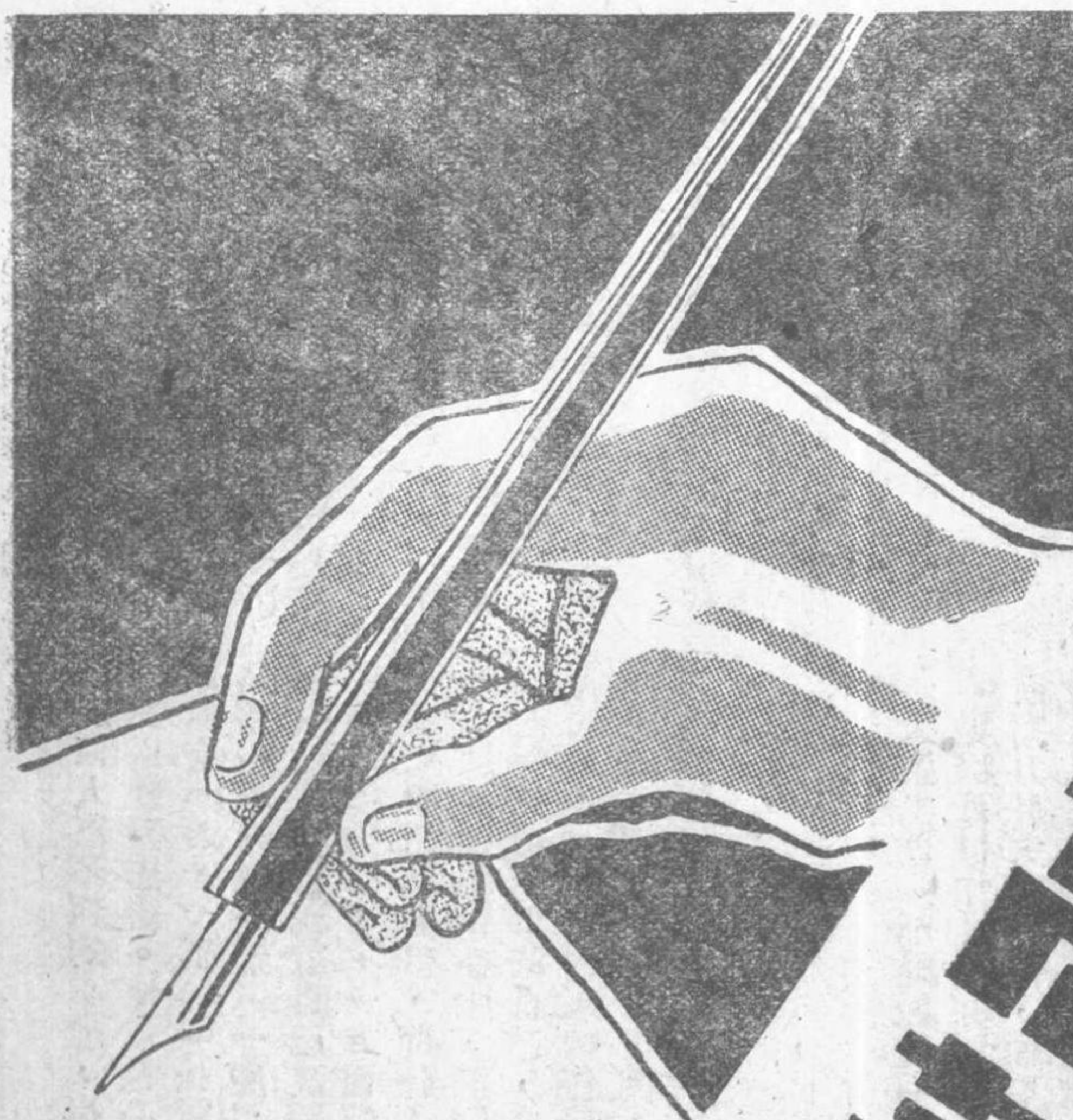
日商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蕪湖分行

蕪湖四明路九號

電話 234 番

售出有均店具文名器大各



自來水筆
用筆
大
洋
墨
水
所
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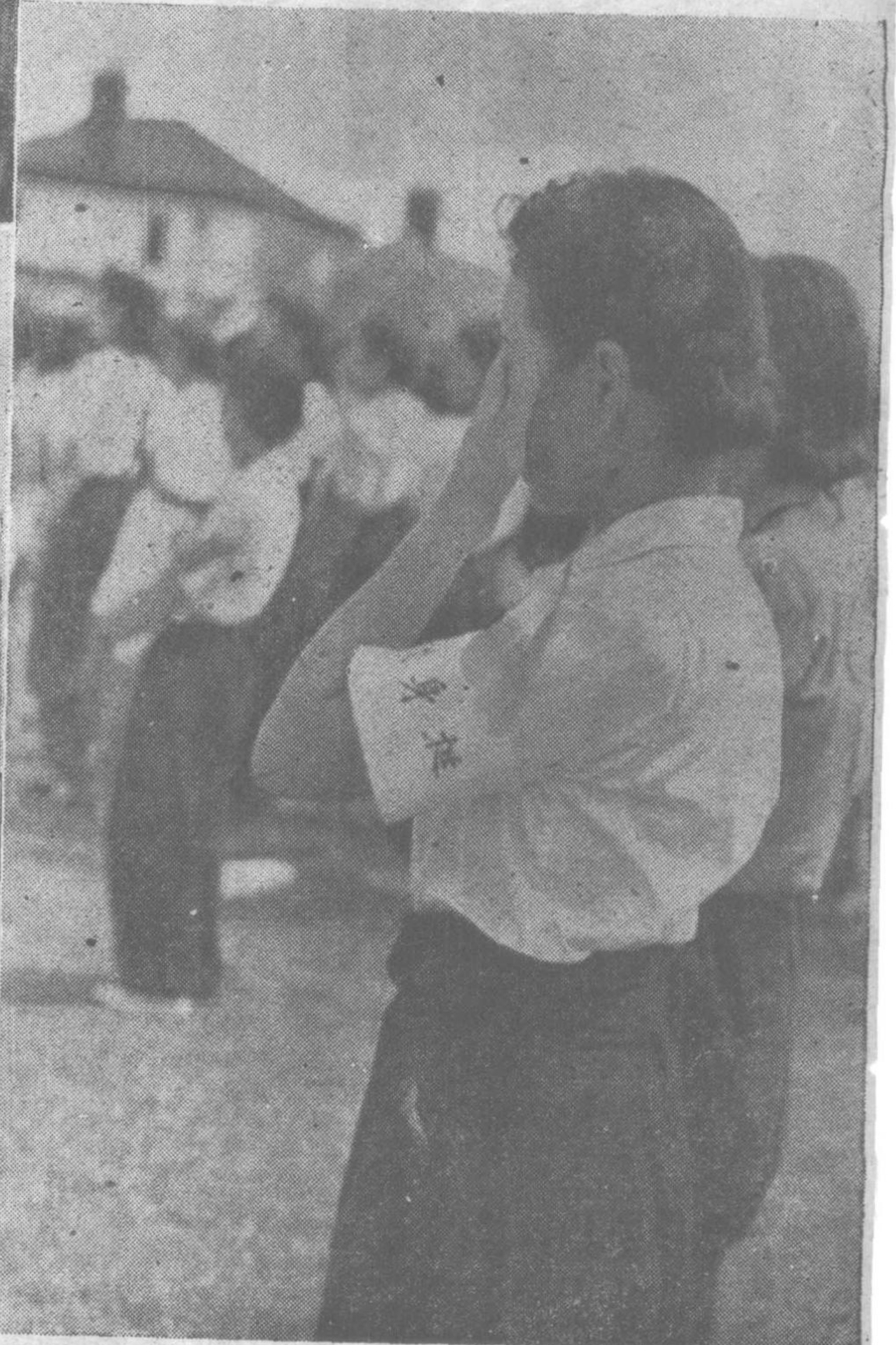
所 作 製 水 墨 洋 大

在華日僑報國隊

從最近兩大集團——軸心與反軸心——動員的情形看起來，誰都能意識到戰局已臨千鈞一髮的決戰之秋了！

東亞的興盛替衰，繫乎大東亞戰爭的能否勝利？爲了爭取最後勝利，友邦日本是怎樣在動員着充沛的人力啊！在日本國內，男女各有所事事，且看華的日僑，他們與她們，在不渝的勝利心的激勵下，團結成有紀律的強有力的報國隊，挺身在戰爭的各部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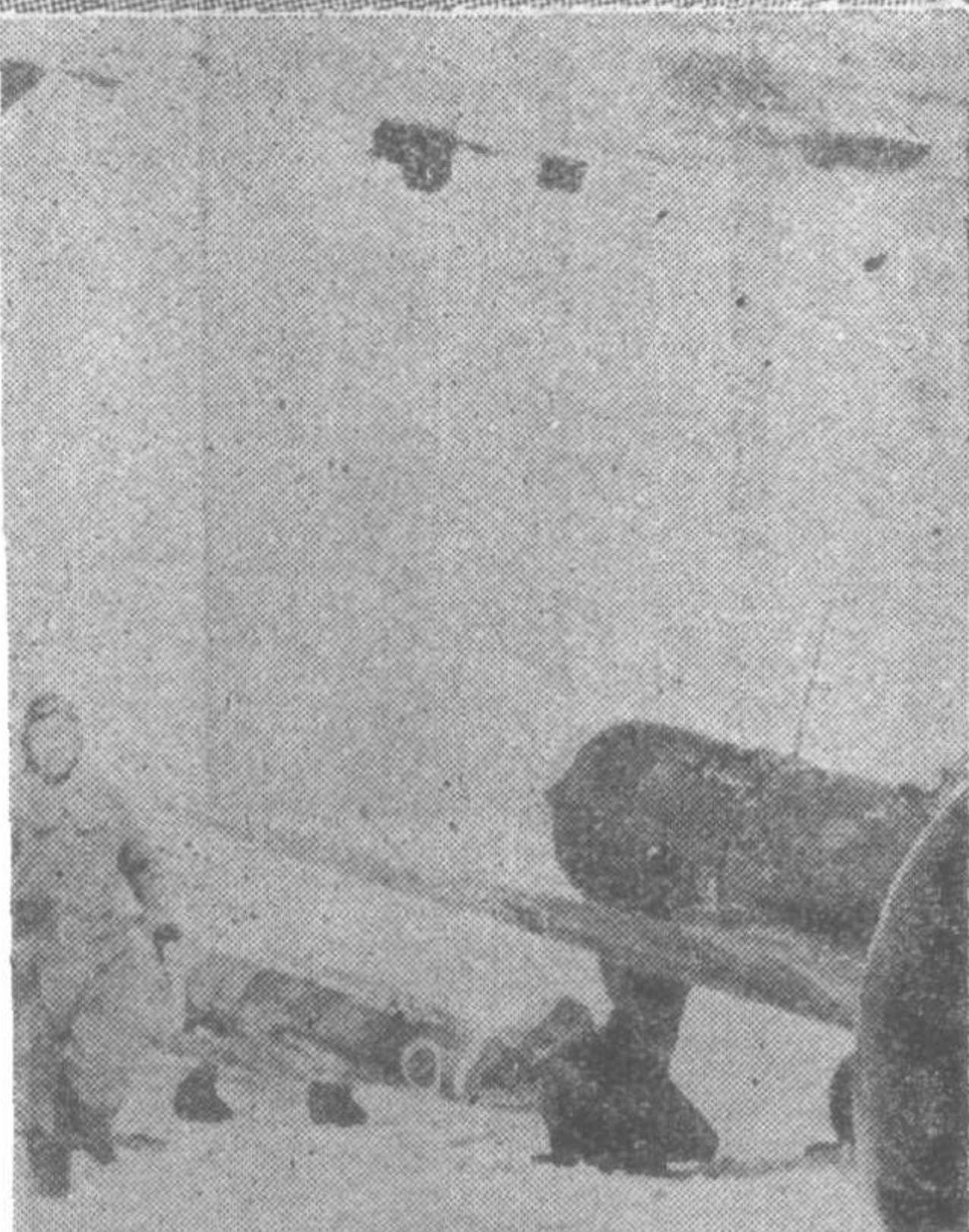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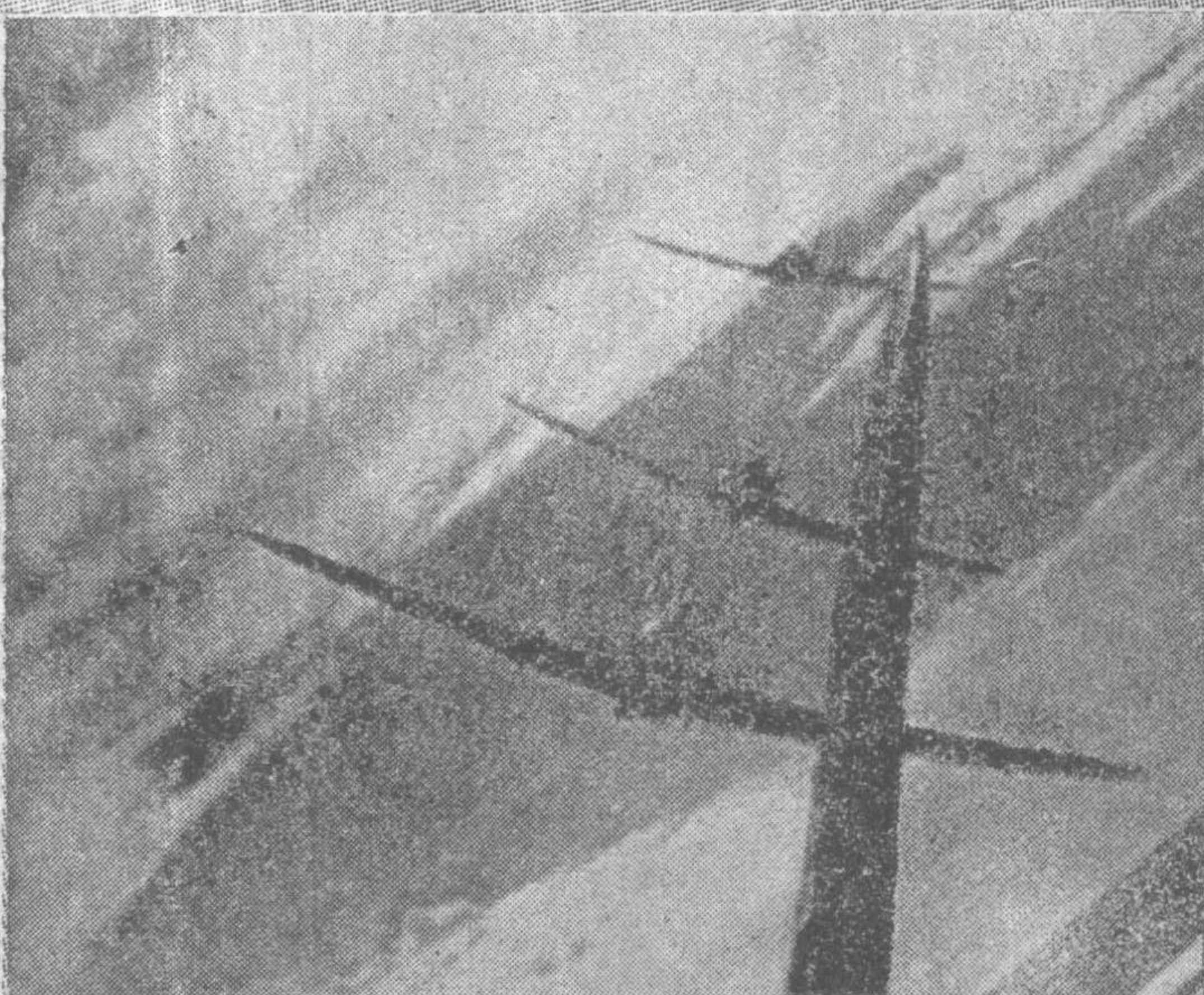
（圖示：在華日僑報國隊活躍的情景。）



保衛領空

誰能出動優越的空軍，充分控制戰場之空，誰就是決戰的勝利者！空軍之優劣，實為現代戰爭中惟一的成敗的因素，這幾乎已為一般軍事家認為不易的常識了！

且看我們東亞的領空



爭取制空權，是爭取勝利的先聲！

右上一時速X千米

，堪與英美

最新式飛機

爭一日之長

的XX戰鬥

機！

飛行健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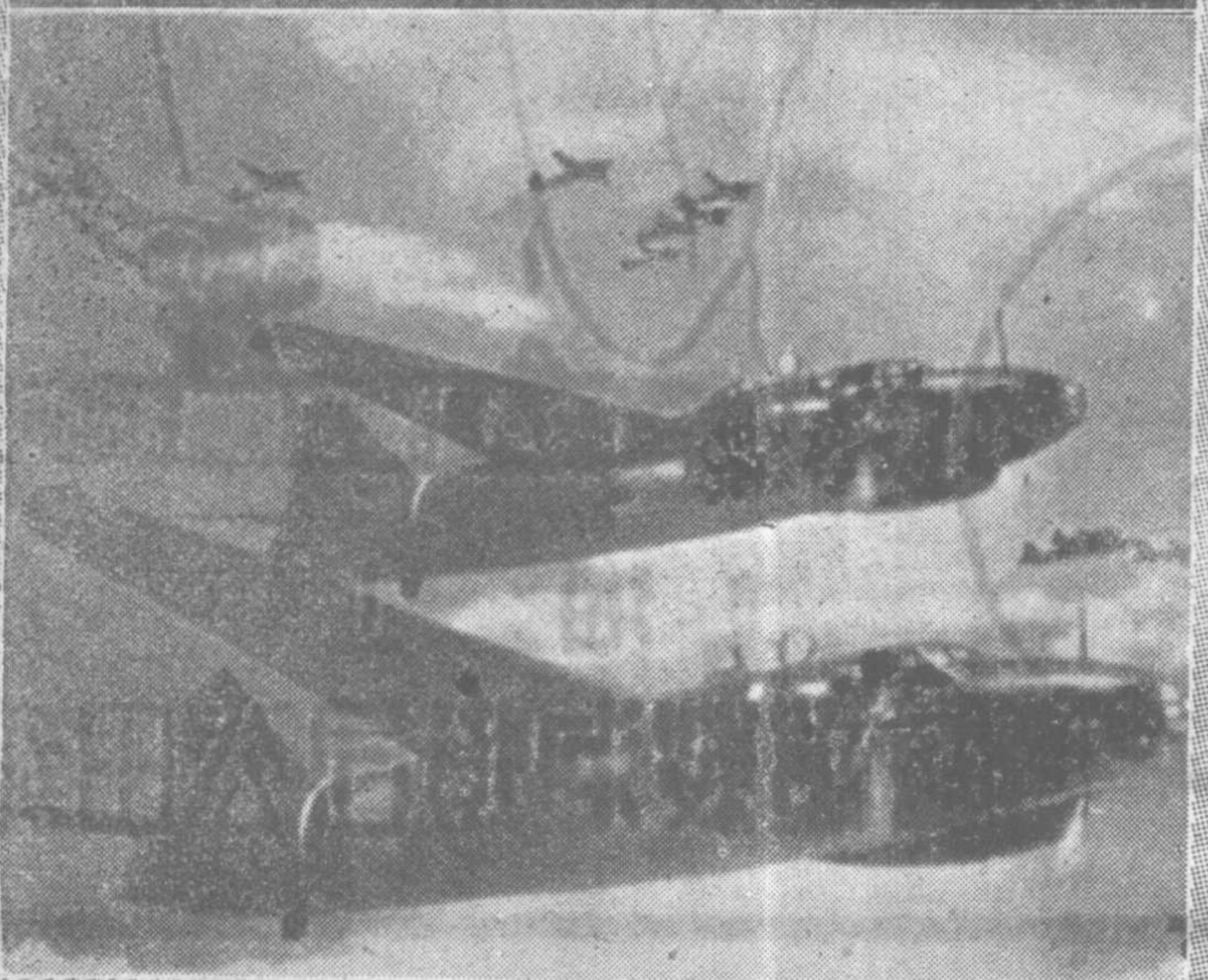
這一股待揚

右下

出發的英機

第一的

近數十年來，友邦日本是如何焦心苦慮地培植着「保衛領空的一擊」啊！戰後的日本，更是如何樣動員了機場工作者，在日夜地增產啊！另一面，飛行勇士的造就，更超越其他部門在瘋狂地擴充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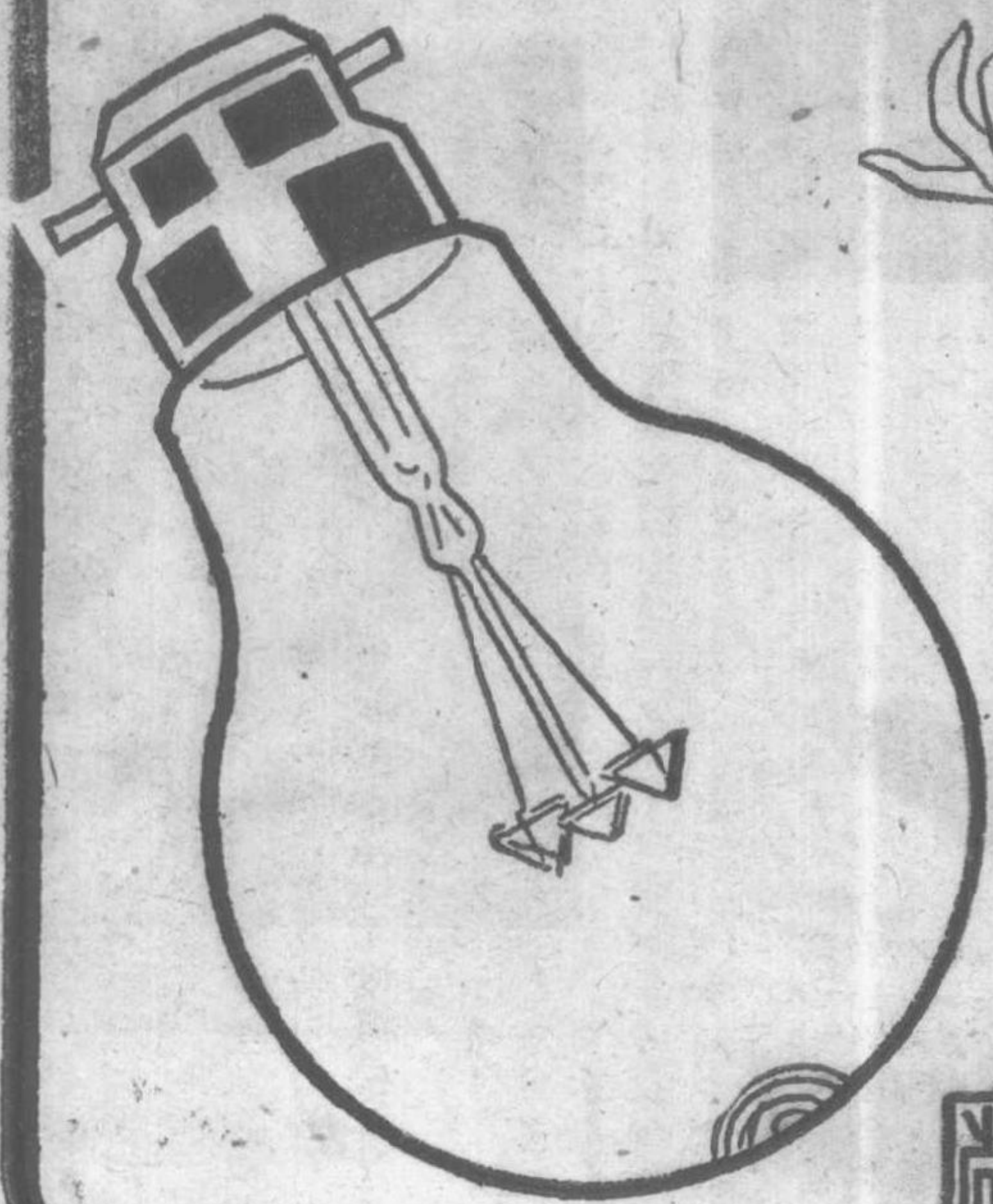
中上 接獲出征的
命令，在門
志如火的熱
情下，奔向
機場！
建殊勳歸來
，勇士們聚
餐着笑談戰
門情景！
機軍超雲霄
而上，翔翱
在敵陣的上
空！

不夜牌燈泡

請購買

發光亮

用電省



上海

細田公司燈泡製造廠

記傅彥長先生的一席話



金長風

文

無意也是巧合，因着文友主編鄭先生的簡單的介紹，我就認識了傅彥長先生，他是位老教育家與老作家，我自然可以說是一個幸會，沒有幾多客套，鄭先生便拉我們在小咖啡室去坐下了。

我們的談話，本無中心目標，祇是大大前提——生活問題——當前，不由就從「生問活題」上開了話匣子了！

傅彥長先生說：「中國所以沒有『專家』，第一個原因，就是『生活問題』害煞人！不必舉別的例，單拿梵文一學來講，我們中國懂得的就不多。許地山先生是懂得的。而日本，關於這方面就有許多『專家』，並且都是在世界文化界上有地位的。又如日本的文學家能夠安心著作，因此造就到很高的境界；而中國的文學家就不然，中國的文學家，是一定要當『雜差』的。不當『雜差』，是什麼也不能寫的！在這種情形下，如何會有『專家』？」

彥長先生談到「當雜差」的事情，頗有感慨地說：「當『雜差』，也有『有辦法』與『沒有辦法』的分別，我是歸到『沒有辦法』一類裏去的。譬如，到南京，有辦法者，只要帶兩斗米回來。這次火車費就還出來了，而我就不能

，並不是因為五十多歲了，氣力不夠，拿不動，而是因為向來不會拿，我祇會教教書（國立師範），和文友社寫寫稿子，這一點『雜差』，自然使我很受窘。所以，像我這樣在生活上沒有辦法的人，再要成爲『專家』，實在是很難的事。」

傅彥長先生想了一想，又繼續對我們說：「我過去對於英文本的『印度文獻』特別的愛好過，幾乎要在那一方面，有希望成爲『專家』了。但是有緣沒有分！有緣呢，這類的資料，我搜集得很多，讀得的也不少；沒有分呢？就是讀了記不住！

「至於印度文化麼？決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它的複雜，恐怕遠能及得上中國。譬如你把泰戈爾和甘地兩個人會面了。他們如果各用自己的方言來講話，會弄得彼此都不懂的，倒祇有用英語，才互相懂了。這與中國有些地方一樣。宗教也是很複雜的，雖說佛教在印度發源，但印度人信『拜火教』的，也很多，還有信回教的，我記得上海某路上，有兩片真正是印度人開的咖喱飯店，然而一家是吃牛肉的，一家却不吃牛肉，店外面看起來，好像一模一樣

，其實，他們就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在裏面。可惜我那些資料不在手邊，否則，倒可以寫一篇關於『印度文獻』的文章，給大家看看。」

談到文化的異同，就極易轉到中日文化的異同上來，關於這一點，傅彥長先生，有較詳盡的談話，他說：「有許多說日本的文化，是完全學中國的。我認爲這話不盡然。譬如日本的舞蹈，就和中國的京戲不一樣，一個是很靜，很優美的。我們起初看上去，實在不懂，乏味，後來却越看越覺得他們動作的謹慎，與有詩意；而中國的京戲，就截然不同，鑼鼓喧天，唱到半途，又會有與戲中不相干的人跑上台來，給『角兒』喝彩。這種情形，是日本舞踊所絕對沒有的。——這其間，文化的異同，就很顯然了。」

「中國人很早就穿『很多』的衣服了，而日本却還是寬衣大袖，近來受了歐化，衣服雖也多起來。但，我曾看見過日本人，身上穿得很齊整的西裝，而腳底下，却拖上一雙木屐。這是中國人所沒有的。——這是因爲有兩種不同文化的緣故。」

「日本人在國內是誠惶誠恐的，一個日本人在街上走，忽然踩了另一個日本人的腳，或者是碰了一下，那滑稽的事情就來了，兩個日本人，不管你跟他也好，他碰你也好，結果，兩個人會相對着鞠躬起來，互道歉意，這種情形是中國人做不到的。」

「因爲兩國文化不同的緣故，日本人初到中國來，就常常鬧笑話。記得曾經

有過這樣一件事，在邑廟那邊吧？一個中國人碰了一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祇是對日本人看看，依然他走他的，完全不當做一回事看。而那個日本人却認爲那個中國人無禮極了，便走上去故意的也碰了一下，看中國人如何對付。豈知這個中國人還是對他看看，毫不理睬，仍舊他走他的，這種情形是中日文化異同的一種很好證明。

「日本雖然在國內是誠惶誠恐的，很有耐心的，出了國却很有作爲，而中國人又恰恰相反，中國人可以在國內毫無耐心，強制了，也是有怨言的，而對外國人却非常有耐心！這種地方，就是一種不同的巧妙！不過，在中國住久了的日本人，和剛剛離開日本到中國來的日本人，是稍有不同的。最有趣的，是有些對中國抱有好感的日本人，到了中國來之後，却祇轉了一個圈子，立刻就回國去，並且再也不高興來了。有些日本人在國內大罵中國，可是到了中國來，住下了，却不肯走。——奧妙就在這一點。」

「究竟將來還是中國人學日本人的文化呢，還是日本人學中國人的文化？這是很難弄清楚的，譬之乎『小腳』，我們的祖父輩對於『小腳』這件東西，簡直當作『寶貝』看待，一個女人有了這件『寶貝』，就可以吃，穿不盡。然而到了現在，『小腳』就不成其爲寶貝了。就是托在手掌裏，到處叫賣，也不見得就有人肯買去！何以祖父輩那麼重視『小腳』，而我們竟完全不當一回事呢？這種情形是很明顯的，所以，誰學誰的文化？這說看發展到什麼地步，才能決定的。」

我們已經談了很多的話了，那咖啡室的侍者們，見我們「久佔都堂」，頗有不憚之色，其實他們的營業，異常清淡，我們並沒有「閉塞賢路」啊，一笑。



常熟

錢人平

一 稱得上福地嗎？

常熟是位於長江下游以南，京滬線以北的一個城市，雖然沒有鐵路，但是公路尚為發達，可通至上海，吳縣，無錫，江陰諸縣，長江輪船，也可直達上海，無論在行旅上，運輸上，都還便利。

縣城的西北有一座高的虞山，綿延十餘里，直貫城內，遠望過去，這個城市，也相當壯觀。虞山的西麓，有一個周圍數里的尚湖，相傳是周代姜尚垂釣處，所以山明水秀，頗饒風景之美，而且民風淳厚，物產豐富，一向占有一「虞山福地」之美譽。祇要你到過一次常熟的話，看到了居民悠閑的生活姿態，誰不為之驚羨不已。

我在上面已說過，常熟是沒有鐵道交通的，但是事變時因了臨江港汶紛岐，作戰形勢的險要，也曾受到慘烈的炮火洗禮，無論轟炸，焚燒，秀民的劫掠，都有顯著的遺跡，經過了七年的整頓建設，那些戰後的慘狀，已為人所漸漸地淡忘

了。本來照例是可以恢復它的本來面目，可是接着不幸又隨

之而來，當江南各城市漸漸趨入常軌的時候，游擊隊，新四軍等等相繼而起，橫行最烈的地方也就是常熟了。鄉村中的老百姓，負担什麼苛捐雜稅，田賦，甚至劫案，幫案，他們無非要錢。

像今日的常熟這個「福地」之「福」，不知從何處說起，祇好把這美麗之名，看得虛無縹緲的一個歷史名辭吧。

二 悠閑生活一瞥

在外表看起來，常熟人因為上述的內蘊隱憂而現得怎樣不安，他們依然度着那悠閑生活，好像對現世的一切紛擾離得遠而又遠，這固然是因天然的風物所陶冶成的一種性格，與其說是「頹廢」，不若稱之謂「超然」。

常熟在過去曾經出過幾位大藝術家，像元代的黃子久，清代的王石谷等等，都是數一數二的。就是在清朝一代的狀況，也出了好幾個，象同縣相國

，就是其中最享大名的，並且也是全國聞名的一位大書法家。至今模仿他字體的人還很多。還有明代毛氏汲古閣和近代瞿氏鐵琴銅劍樓，更是海內有數的大藏書家。

因了這種關係，常熟人也大都夠得上「風雅」二字，他們總得玩玩書畫金石，成為普遍的習尚（此風現已稍衰），他們的最高興趣，是遊山玩水，因為性情所至，就想出了許許多多夠味的生活方式來，「吃茶」也就代表這一類生活方式之一。

茶店的開設，絕不像其他城市一樣的在鬧市，當然在鬧市的也有，但是為了迎合吃茶人的胃口，開設在倚山面水的風景幽勝的地方。這些也是天然地勢所賜予的！

茶店的名稱，也相當雅緻，像石梅的「枕石軒」，「挹辛廬」，城西的「西樓」，新公園的「栗里」，「環翠」都夠好聽，這裏以新公園的茶店環境尤為使人神往，真是山清水幽，密林下放着小桌子，潔淨的喝具，背靠藤椅，閒賞景色的喝具，背靠藤椅，閒賞景色，悠然意領。雖沒有知堂翁所稱：「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下，清泉綠茶，用素雅陶器器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塵夢。」一樣的引人

入勝，却亦庶幾近之。

常熟人因為多靠着田地收租度日的有閒階級，往往每天清晨總要坐上二三小時的茶店，早上如是，午後還是如是，所費時間實在不貲，但是計算一天所消耗的代價，却極有限，這些有閒階級，大都是店中的熟客（就是老主顧的意思）因之「堂倌」們總得要喚上一聲「某爹」，「某少」的稱呼，雖然封建習尚未除，在常熟人聽來倒還悅耳的。

三 「大米」也缺乏了

這裏是「大米」的地區，而且比起其他城市所產的要來得大而白，稱得起冠于江南，每年可產二百餘萬石，除供當地消費外，尚有餘量，這些餘米，大都運至外埠，而以上海為第一對象。上海近年來因人口的增多，米價大漲，因之影響到了常熟，雖經常局禁止外運，但商人是無利而不往的，所以本地米糧存底一少，價格就往上直升，最近也達七千元一石，並且大有米荒之概。

四鄉農民的知識比較淺薄，他們一生的成敗得失，都付之於天，田地的豐收歉收，那更不用說了，說得好聽些是「樂天知命」。他們一年之中的辛苦，全賴美滿的秋收為報

答。農家婦女，甚至城市中的小家婦女，都有一定的活計，像「花邊」以及其他針線生活，作為補助家庭的開支，其中尤以「花邊」工值最大，遠銷歐美，但戰後銷路斷絕，也都改做別種生計了。

四 幾個狂歡節

常熟不像其他大城市一樣有着多量而完美的娛樂場所，但是他們的生活也得調劑，這就不得不利用一年中僅有的幾個節日來大大的歡樂一下了。

農曆的新年，當然和各地一樣是天經地義的狂歡節，在兒童們是高興而難得的機會。就是家數平時最嚴厲的家庭，也得放任兒女來一下「擲紅」或者「升官圖」之類的玩意，新年中的頭五天，家家戶戶閉着門，門裏都在響着骨牌聲和骰子聲，這叫做「放賭」。

本來新年中還有許多玩意，來自他地走江湖的變戲法或草台班之類，都要來趕節場，掙些錢去，但戰後似乎減少這種盛況，過去還有城隍廟的賣年畫，現在也沒有了。所依然如故的就是那些小吃攤子，什麼煎油魚呀，線粉湯呀，豆腐糰呀，五光十色，應有盡有，回憶十年前的那種盛況，以現在相比，不啻霄壤了。

元宵節也是一個快活的節日，城隍廟中的燈市，自元宵日起直到正月月底才結束，名為「落燈」。一到每晚晚上燈時分，傾城士女，都牽肩接踵而來，尤其孩子們最高興，大也都買着盡把紙糊的花式燈提着手，一邊弄着放花爆等等玩意，真是「火樹銀花，城開不夜」了。

「拜香」，是迷信的產物，「肉身燈」，更是迷信之尤。

本來「拜香」在江南諸縣中是一種風行的香汛，但其盛大要推常熟為最吧。原來常熟的西門外虞山頂上有一座拂水禪寺，俗稱祖師廟，高高的雄踞山頭，石級而上，異常崔嵬，廟門口有一條石橋，名「長壽橋」，中間有一條直通山脚的澗泉，這就是「拂水巖」，稱著於虞山十八景中的「劍門奇石」就在這裏，「劍門」因有削天石壁，中裂一縫而名，也是虞山全景的最雄偉處，詩人錢牧齋的拂水山莊別墅，和著名於世的絳雲樓，就在下面，可惜現在已無踪跡可尋了。

香汛的日期在農曆的三月三日，目的地是這座祖師廟。「拜香」的人由各鄉村的香社所組成，也有特地來自外埠的，他們的最大的據說是「報娘恩」，參與「拜香」的人，一到了這個時日，非常鄭重地穿

起了一律式樣的服裝，月白色的像道服一樣，不過是對襟的。頭上戴有非常美麗的紙製荷花冠，各人手中携着一只類似小木凳的東西，上面放着一本經咒，有吹笛和敲木魚的，一邊念經一邊跪拜，差不多走了幾步就要一拜的，所以稱為「拜香」，一直由城市上山頂廟裏，也有十餘里之遙，大都七八人成一小組，也叫為「朝山進香」，沿着山道，自下而上，風飄笛韻，流響山谷，好像到了另一世界了。

最可驚異的要算「肉身燈」這也是屬於「拜香」中的另一種，「肉身燈」是以十餘串花燈，用金屬小鈎穿入，赤着膊的人胸背部和兩臂的表皮內，幻成一種圓形的奇特的裝束，這還不希奇，尚有把幾十斤重的大香爐或大鳴鑼，以數十隻鈎子懸掛在臂上，招搖過市，旁觀的人不免大吃一驚，而扮演的依然自在。據說他們為「報娘恩」是並沒有痛苦的，這種野蠻式的玩意，畢竟還是要不得的。這無辜之人的受刑，其實不過替寺裏和尚徵發一年的食用開銷之費而已，其他更何可說哉。

五 最善及時行樂

常熟人是最好及時行樂的，

其中最重大的熱鬧時節是「龍舟競渡」，「看楊梅」，「看木犀」等等，「龍舟競渡」不過祝頌太平的舉動，「看楊梅」等却並不是專意於看這些東西，原來楊梅產西山，桂花產北山，借此遊覽山川，以娛春秋佳日。

「龍舟競渡」有着固定的節日，大抵在三四月中，本地人叫做「看划龍船」，乘着這個機會僱了大船，停泊水中，邀親友，鬥新妝，飲酒歡樂，入夜更張華燈，射放焰火，更深始散。

「看楊梅」是在春盡夏初楊梅結實的時候，地點以西門外「寶巖寺」一帶為中心地，城中遊人，都乘舟到此遊賞竟日。楊梅是種植在人家的墳墓上的，瓔珞滿枝，朱碧相間，人行其下，如在畫中，西山的楊梅和北山的栗子，是有二美之名的。

「看木犀」就是看桂花，這和「看楊梅」不同的地方實在是有名無實的，遊蹤所在，不外虞山深處的「破山寺」，為虞山有名四大寺之一，蕭梁時所建，寺中有一株唐代的桂花，枝幹奇瑰，為全寺之勝。「看木犀」也不過在這些清靜境界中，作一回的留連罷了。精潔，風景幽美，很夠使你樂而忘返！

六 「叫化雞」的由來

關於常熟的特產，最享盛名的要算「叫化雞」了。本地人也叫牠「煨雞」，以山景園（酒館名）的為最可口，這雞的燒法是用生肥雞不除去羽毛，外塗黃泥，雞肚中放各種香料，再放在灶堂中用火煨熟，然後取出，除去黃泥，羽毛隨落，而香嫩鮮美之佳肴也就成功了。傳這種燒法是得之於乞丐羣中，故以「叫化雞」名之。

還有一種「油雞」，一樣鮮美可口，以遠處北門外的「王四酒家」為最。說起「王四酒家」，他們的甜粟，松茸，白酒，都是城市中所吃不到的，不妨稱之為山林之味吧。可是見冠全城的這個酒家，聽說在本年因獲利被劫而停業，那麼常熟人又缺少了一重口福了。其餘的特產像醬雞等都是非常佳美的，還有「綠毛龜」也是希有特產，據該業中人曾告筆者說：並不是本地的出產，固然本地山澗中也有，但都不是上品，普通所售的，完全是採運於浙省海鹽，不過再加培養罷了，這樣說來，那是掠人之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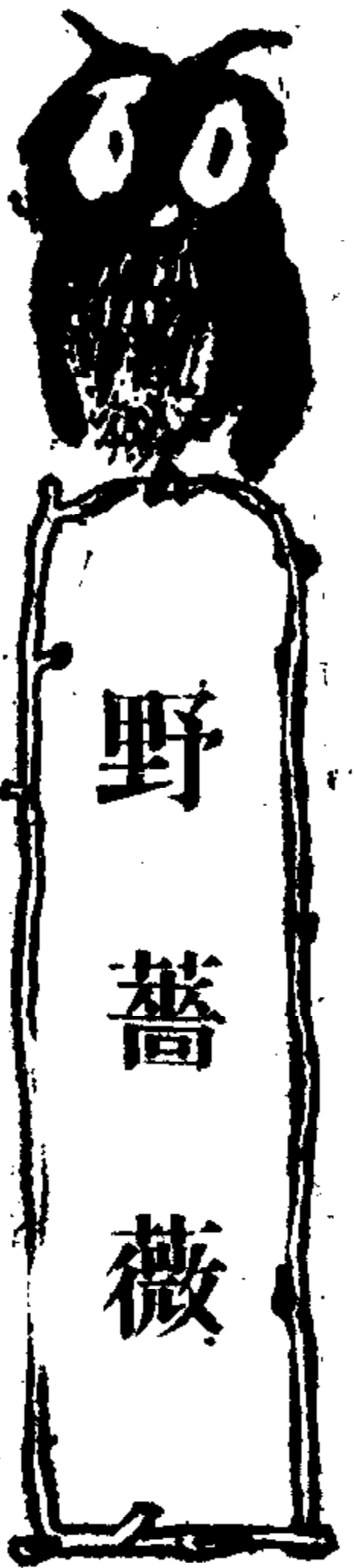
常熟既具有天然山水，還加以飲食起居上的優越條件，如果沒有四鄉的動亂，也不失為一塊樂土吧！

華 興 商 業 銀 行



總行處
分行

上海虹口，泰山路
上海南京，蘇州，杭州，蚌埠，無錫，鎮江，蕪湖，徐州，南通，嘉興，揚州



· 戈 子 ·

記胡懷琛

胡懷琛氏，安徽涇縣人，他瘦削的面龐，矮小的個子，隨時從和藹的舉止間映出書生風度，真為青年學生愛護的人物。但他已于民二十七年病逝上海，享年五十三歲。

他係近時替大衆月刊撰稿自號病廢而成半邊翁的胡樸安的弟弟。民國元年，即遷居上海，而他却不曾說純熟的滬語，假如讀慣他充實的文章驟聽他生硬低弱的講述，誰也會暗自驚異吧！要是你幾次和他接觸，才漸漸知道他如何的引人親近。

僅南洋中學畢業的資歷，而對新舊文學的造詣頗深，胡適提倡白話文之時，他正是一位贊助的健將。試觀泰東圖書局出版之「嘗試集之討論」，便已開闢了中國文學批評的新路；同時，從他完成舊詩的結集「大江集」——「懷琛詩歌叢稿」（商務版），正表示一種洗練的優異的推陳出新的創製白話文詩的精神。民國十四五年，胡氏在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世界，那時小說月報已改由鄭振鐸主編，完全以新舊文學的姿態相號召，那班所謂鴛鴦蝴蝶派的執筆者，被文學研究會會員取而代之。小說世界雖有新的計劃仍容納不少舊文人的

作品，新舊參半的調和標幟，便是別於小說月報的地方。胡氏亦自撰新鏡花緣等作，逐期披露。胡氏對舊文學既多擅長，懷舊的情緒相當濃厚，如「憶故鄉」云：「窗前明月，屋角斜陽，至今可是仍無恙？」曾由李叔同譜入歌曲，當時頗獲讀者的贊同，繼然後來以新詩爲主的胡懷琛詩歌稿內，一併附入早期的舊詩，他彷彿極欲依戀過去的精華來創造未來文學。

胡氏的作風，屬於深入淺出的平淡一路，絕無絢爛的詞藻，創作小說也如此，他從不用一個晦澀的怪僻的字，就是不計方式將寓意說明，沒有一絲遺漏，因之，任何讀者對於他的文字，總能一覽無餘，富有深高明白曉暢之感，也許有人以爲太不會含蓄，豈知這正是他的特色。

胡氏賦性孤獨，處世澹泊，體格孱弱，雖兼任教職，還是很安貧的。當胡樸安出任江蘇民政廳長時，人家猜想他總可作接應缺，擺脫筆墨生涯，事實上，他依然繼續教書賣文的職業。

大約二十三四年間，他羅列許多材料提出墨子國籍的疑議，不料在東方雜誌揭載以後，風氣惡劣的批評界竟多以不敬口吻漫罵，他雖搜集旁證虛心辨正，或者已引起他充分反感，該項資料，盡引入所著墨子學辨裏。總之，胡氏著作極富，對新文學的功績不可湮沒，在一般人健忘之際，殊有警懷回潮的價值。

文壇 三蠹

· 何 幹 ·

魯迅先生從前曾寫過一篇雜文，叫做「文壇三戶」；他所指出的文壇三戶，是「破落戶」，「暴發戶」，和「破落暴發戶」。這三戶在現今的文壇上是依然存在的，而且隨着社會關係的急遽變化，今後的分化也一定會較過去爲烈。這且不在話下。

我現在所要說的，却是文壇上除了舊有的三戶之外，又新添了三蠹。文壇三戶雖有破落暴發之分，畢竟都是些執筆能文之士，不論他的出身是由正途，抑係捐班，他們到底對文藝界盡了相當的貢獻。文壇三蠹則不然，他們中間雖也有會提起筆來寫寫文章的人，却多半志不在此，另有目的，不過把文藝當做敲門磚，並沒有什麼發揚文化的誠意，就因爲他把文藝當做招搖的幌子，進身的階梯，所以稱他爲文壇之蠹，一些都不過苛。

第一種蠹是比較高貴的，可以比之於文壇上的暴發戶，他們大抵都有相當的階級，能奔走權貴之門，使權貴掏出腰包來辦刊物，而由他們自己來做編者，同時他們又都擅鑽營吹拍的伎倆，事上能謹，對下亦能驕，與同輩相遇，必曰「某公厚我厚我！」對寫作者却又是一副勢利眼，在刊

物草創伊始，需要名作家號召讀者，不得不登門造訪，專函徵稿，央人懇托，折柬奉邀，卑躬屈節之至；一到這刊物在出版界稍有聲望，基礎立定，立刻過橋拔橋，轉變了一副面目，眼高於頂，把過去幫忙的人一脚踢開，說是本刊已經改變宗旨，提拔新作家了，話既說得冠冕堂皇，稿費也可以少出幾個，因爲編作家是不會在稿費上爭多論少的。儘管有人不滿意他們這種陰險的作風，他們却已經名利雙收，笑罵由他笑罵，不以爲意了。

第二種蠹是報銷主義者。他們的地位介於破落暴發之間，可以比之於破落暴發戶。他們做人太抵都很精明，會做生意，善於持籌握算，辦一本刊物，紙店要打折扣，印刷所要拿個佣，作家要剋扣稿費；可是報銷上去，却十足以外，還要加三放尺。然而正因爲他們的目的只是報銷之故，刊物的內容總不能辦得精彩，中途夭折却幾乎成了必然的命運，所以他們一時雖然可以吃得飽，時間却不夠久長，比較第一種蠹相去實在太遠了。可怕的却是他們失敗了還不知道反省，還要妒忌他人，造謠，傾軋，排擠，中傷，無所不用其極，恨不得別人所辦的優良的刊物和他同歸於盡，這一種心理實在卑劣得無可救藥。

第三種蠹則是衆所不齒的抄襲家，他們的地位正相等於文壇上的破落戶。抄襲家並不是今日才

有，但到今日却變本加厲，而且就是在技巧方面，今日的抄襲家也較過去的抄襲家勝過萬倍。過去的抄襲家只知道笨拙地按字直抄，今日的抄襲家却會改頭換面；譬如他會把英國哈代的小說「姨妻記」改成「奪愛記」，把開頭一句「一個寒冬的下午」，改爲「一個初秋的黄昏」，把外國的人名地名改成中國的人名地名，這樣便很巧妙地把一篇外國人的作品剽竊爲自己的創作了。不過這種取巧的辦法到底不能瞞過明眼人的目光，等到一再被人揭發抄襲，却還要強顏地曉曉置辯，說他是翻譯和改寫，並不是抄襲，甚至還要拉出一兩個比較有名望的人來，說他們也曾有過類似的舉動，以明「天下烏鴉一般黑」，他實在是可在原諒之列。這種厚顏無恥的舉動，真使人又可笑又可憐，覺得他爲了區區幾個稿費，不惜出賣自己的人格，結果仍舊無法挽回他的破落戶的命運，委實太不值得了。

要使目下的和平文壇有起色，必須先肅清這文壇三蠹。不過就目前中國社會的情形來看，要肅清這文壇三蠹似乎並非易事，這裏面主要的因素還是在於生活，一般人都在不擇手段的攪錢，貪污成爲習見的常事，清廉反而被人目爲奇蹟，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不使文壇三蠹增多起來已經難能可貴了，更遑論乎肅清文壇三蠹？

我爲中國文壇前途悲。

兩種文章

· 蕪名 ·

從前我寫過零碎文章，有時候，不知怎的不老實起來，竟也偷偷表示一點意見。不過這意見大抵含糊糊糊不着邊際，看的人倘不會心，大約很難鑒識，於是反遭指摘，稱之曰：沒有內容。我並非抱怨看文章的人，不鑒察我的「表現的苦心」，但是在我，要偷偷地表示意見也實在有幾分痛苦，最好的辦法是不寫，於是

我終歸擱下筆。
但是古往今來，似乎也不只我寫過的那所謂文章在偷偷地表示意見。我曾經看過別人寫的文章，含糊是一種特色。於是我想了一下——這自然也是偷偷地想，然而想得毫無結果。再用自己的處境來印正一下吧，覺得大抵因為作者心虛胆小，這還是含糊一下好——不過這一回並非想在這里造成一種文章上的特色。
可是另外却有一種文章發着亮晶晶的光采，十分明白而且清楚，聲音也十分響亮。一看文章似乎就覺得作者在擡臂跌足，慷慨激昂，這里的意見勇敢而又銳利，有時即使不是心虛胆小的看文章的人也要觸目驚心。不過，放心好了，災禍是不會降臨到這些先生們的頭上的，因為這是「欽定」的文章。

然而「欽定」的文章却不見得有讀者，因為照例來的習慣，庶民怕官，而這些文章却在打着官話。他在表示意見，看哪！多麼勇敢啊！可是沒有人信，因為在沒有人敢真正說出他的想頭的時候，那些勇敢的讀者是只能引起狐疑和驚懼的。「欽定」的文章可以暢行無阻，却不會有「欽定」的讀者，這真是遺憾。

這種文章却實在無須乎「表現的苦心」，因為他只要接到「大綱」就可以翻來覆去地寫。自然他也有難處，比如偶然說滑了嘴等等。這是有內容的文章，因為他在正經地表示意見。凡是偷偷地表示意見的文章都要在這正經地表示意見的文章下面低頭。
但是那些「文章」實際上却並沒有內容，只在告白着「大綱」的意見。而那「偷偷地」的文章呢，雖則含糊，却說了自己的真話。
新近有一個朋友希望我可以在他編輯的刊物上寫點感想和印象之類的小文章，我就想把上面的話給他，藉以回絕。文章裏面是不能沒有意見的，即使「欽定」的文章也好，因為這總可以代表一方面，世界又決不是平滑得和雞蛋一樣，模稜兩可，隨着風向

飄；同時却又苦着臉宣稱着不得已，在亮處說話，在暗處又說一種話，不過是流氓的行爲。我甯可賞識那些得意地寫「欽定」文章的人。再者，文章只要有意見就會有影響，而事實是文章切不可有影響，或則只有一種「欽定」的影響，否則要致于未便。結果，文章——感想也好，印象也好——勢必弄得「偷偷地表示」不可。誠然這也足以代表一時代，可是要寫這種文章所需的「表現的苦心」却實在大給人以痛苦，想活得從容無害的人，只有不

長衫者流

· 季谷 ·

看着一班單幫客，以及洋車夫的收入，不免有點羨慕！恨不得馬上改行去幹一下；屢次的發憤，也屢次的改變，始終沒有這股勇氣去做。爲什麼？這大概是限於一襲長衫在身的緣故吧！

其實在這個年頭，祇要能混得飽肚皮，管牠什麼長衫短衫，可是事實並不是這樣簡單，彷彿人活在世上，不但需要吃飯，並且還要聲譽與面子，也許這就是長衫者流衆多之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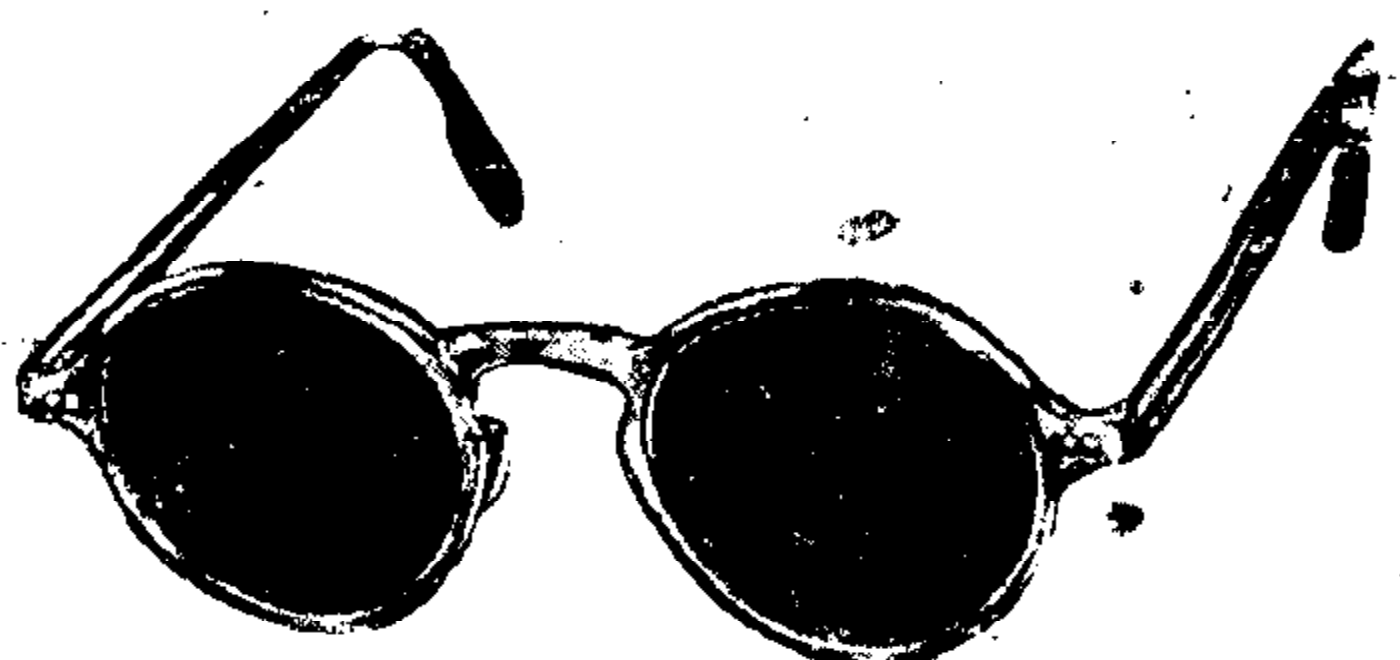
本來勞心者與勞力者，何向有什麼分別；可是有許多人心中總存着一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偏見，所以人人都想做治人的勞心者，希望能達到理想中的光榮的生活，對於平時被視爲低下的勞力者，是不屑一顧的。

寫而已。
不論是印象或感想，只有投合了雜誌老板的脾胃，纔能刊登。但也就成了「欽定」的文章，必定和「大綱」契合而且有用的。這大約在即使想偷偷地表示意見的文人也沒料到。那些覺得文章無害的人是應該深思一下的。
現在，和古時一樣，兩種文章。但是即使寫文章的人無論怎樣含糊其辭，他的文章也站不住腳，或者被曲解，結果還是剩下一種文章。這却和古時不一樣的。

孰知這個年頭，一切都在向另途發展，除掉一班有了地位的長衫者流，和善於囤積的大腹賈，可以隨心所欲外，其餘一班穿着長衫，靠着薪給過活的，真是可憐！幾乎抵不上一個被認爲度着牛馬生活的洋車夫的豐盛。

然而爲着要保持他們心目中的聲譽與體面，不得不打腫臉充胖子似的，度着極其矛盾而貧苦的生活。彷彿民初的八旗破落戶，家中無米爲炊，尙要拿抹布把嘴邊抹上一層油，以便在人前誇口，是同樣的可憐！
最近雖有一班薪給的長衫者流，似乎看穿了這層，受不了這外似富有內實貧苦的矛盾的生活，在大聲的嚷着改行，然而，也許這不過是嚷嚷而已。

精華



上海南京路281號(拋球場)電話91224



小泉八雲四十週年祭

楊劍花

我對於富有異國情趣的小泉八雲寄以充份的同情，但，我對於改籍而不願歸到他西歐去的小泉八雲，則時有懷疑之感。有些日本朋友告訴我，說小泉八雲氏是痛恨西方的物質文明，甘願接受東方的精神文化洗滌他的靈性；又有些人則說則說小泉八雲氏是醉心日本的風物，乃願長此以終生。但，這些都不足以解釋我的疑惑。我對於我這個疑惑，現在不保存着以待將來充份的證實。

不過，小泉八雲，這樣富有異國情趣的風度，實在是使我對他發生好感。日本這個島，確有許多令人留戀的地方，日本山水，風土之清嘉，常常使我感到一種異樣的情味，便是日本的花艸，卉木，以及日本人家有些起居生活的小動作，小用物吧，我有時都感覺到藝術的興趣；我是愛好日本，但非是覺得日本之可愛好，而我的祖國鄉土便覺得視之蔑如了。我正為愛好異國的日本，我的祖國觀念在我的腦海中，也張大情趣化起來了。

小泉八雲氏今年是死後的四十週年紀念。迴憶十五年前，時當盛世，東瀛許多聞人及文學者都為他作文章，連書賈也忙着刊行「小泉八雲全集」。當時刊行「小泉八雲全集」的東京第一書房主人長谷川己之吉氏也做出文章紀念他，他說小泉八雲是世界上最不可多得的文章家，當先生在世時，吾們待遇先生甚薄，免不了有罵吾們是「國家的忘恩者」，現在吾們還依然地忘恩嗎？因為先生是吾們最大的恩人，并且天才是一個無上之寶等語。實在說起來，小泉八雲確是日本的恩人，幫助日本作了許多向世界宣傳的工作，同時也教給了日本許多世界的文化，日本近年來文化之發展及日本在世界上增高其文化地位，真該歸功小泉八雲！

小泉八雲有一本「神國日本」，(事變後由友人曹擘君翻譯，近已出單本可參閱。)委實替日本宣傳不少，其它如許多零星雜碎的思想錄，將日本真相詳細地介紹到世界上去，

使寰宇的人們者不敢把日本看輕。從前日本之被全球各國瞧不起，至少在文化上，到最近為止也還是一件事實。那一回日本刊行「小泉八雲全集」有十八卷之多，都係由英文譯成日本文字的。記得當時預約全集的書價日金六十五圓，在那年五月二十五日便截止，吾們由此可以想像到他著作之豐富哩。

小泉八雲信崇佛教，為人心地極慈善，甚至蚊子飽吸他的血，他都不打死牠一個，對於人類之親厚便可想而知啦。他的兒子小泉一雄君曾在東京日日新聞發表過一篇「父八雲的遺事」，可以幫助吾們了解一些對於小泉八雲的為人。其中述及一樁小故事說：「小泉八雲在公元一九〇二年三月，由東京牛込富久町移住市外西大久保新居的時候，他正浸沉在春風梅香之中，整理他的書籍，那時却飛來了一隻黃鶯兒連續不斷地在窗前啼喚，他的日本籍妻子便高興地說：「這正似唱的诗句一樣曼妙啊！鶯兒來為吾們唱唱祝福之歌呀！」他却冷冷地答道：「有多少可愛的禽鳥，可是我不能在這家裏靜聆那聲音到三年以上哪？終究有些困難啲！」說罷苦笑了一笑。他的愛妻聽了這種不

詳的話語，便吐了一聲：「甚麼？真是蠢話！」自此以後，他果然不到三年，僅滿兩年半便于公元一九〇四年九月在新居里長逝了！雖然可以說它是一句讒語，不過，他那深帶東方人性質及一種譎然可親的聲調，吾們活像看見了他本人似地。

是誰說過小泉八雲的一生經歷之生涯，便是一篇絕妙的事呢！廚川白村說他父親是生于具有神祕美與空想的世界中之葛爾頓民族的愛爾蘭人，母親是古代歐洲藝術之花與文明地區的希臘國內一個純粹西洋人。他本人是育于愛爾蘭，學于法蘭西，流浪于美國，作一名四海為家的飄零旅客，後來轉徙到東海蓬萊國的日本，中間做過通訊員，中學教師，跟一位日本舊藩士的女性結婚，遂改入日本籍而隨妻姓小泉，而八雲之名也在那時起的。這樣說來，小泉八雲的生活本身，委實就是一個故事。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希臘人，妻子是日本人，他自己是什麼國度的人，他便淡忘了。這也許是他改籍的一個原因吧？

愛爾蘭養育，七歲時為了母親的離婚，便被養于大叔母之手，始入英國教會創設之學校攻讀，後來留學法國，不久大叔母家遭破產，十九歲的時候，便到美洲去謀獨立的生計，其間屢經痛苦與辛酸，在美當了八年新聞記者以後，才移到南方去從事報館之編輯生涯，這里住了約十年，嗣就任另一報社的通訊員，遂赴西印度去，在職兩年，復回往美國當通信員，公元一八九〇年的四月才至日本。是年九月逕往日本島根縣的松江中學校任英語教師，其時會非常用心地去研究日本史，即在其地娶出雲大社職員小泉氏之女為妻，「小泉」之姓便由此而來。其原姓氏本為 Latcastis Hearn，「八雲」之日本音即為 Hearn。在松江市一年餘。公元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又被熊本高等中學校聘往，迨三年期滿，復應神戶某西報之聘，再度其記者生涯。公元一八九六年因了外山正一博士的懇請，到東京帝國大學英文學科當教授。公元一九〇四年，轉任到早稻田大學英文系授課，便在這年的九月二十六日猝患狹心，症終于不治而死，歿時年五十五歲。筆者此刻讀着他的刺墨零簡之快臨，所以提筆寫此短文來紀念他。



一

從前時候，揚州府太興縣地方，有一個秀才，姓姜，名叫有志。哥哥名叫有運。父母都已死了，他們兄弟二人本來很和睦，但自從有運娶了妻子進門之後，嫂嫂便漸漸憎嫌起小叔來了。

他們弟兄間的感情還算好，有運因為衛護弟弟，弄得夫妻日日爭吵。有志想想「我在家裏，總不是個事體，不如讓我出門去謀生罷！」

一天，有運夫妻又在吵鬧了，有志便上前說道：「哥哥！嫂嫂！你們不要為我淘氣，我決定今天就要走了，到別處去尋些道路，讓你們就是了！」

有志說罷，就向外面走，到街上去買了些紙錢錠，一股香，一對蠟燭回到家裏，祭祭祖宗，他默默地禱告：

「但願祖宗神靈保佑，在外身體健康！」他想：「這次出了門，不知何日才得回來呢？」

有運本來留住兄弟，但怕妻子的蠻橫，只得聽從兄弟出門去了。

有志出了門。這天，走到鎮江金山脚下，其時正是十二月廿七，天氣寒冷，北風一吹，落起大雪來了。有志凍得縮成一團，他快步走，好讓身體暖些；這時，只見前面走着一個道人，那道人禿頭赤腳，衣衫單薄。有志

想道：「這道人冷麼？待我上前問問他看。」有志便上前叫道：「老道長！這樣的大雪天氣，你禿頭赤腳可冷麼？」

那道人聽言，笑呵呵的說道：「冷是冷呀！沒衣裳著，沒法啊！」那道人說罷，瑟瑟的抖個不住。

有志不覺動了憐惜之心，他想想「我年紀輕，受得住，好熬；老年人是凍不起的！」便把身上的棉袍子脫下來傳給道人，說：「諾！權且給你穿穿罷，走到前面村上，再作道理。」

道人也不推辭，接了棉袍子就穿，也不說謝謝。問姜有志道：「未知小官人姓甚名誰？家住在那裏？為何獨自自在年夜三邊出門？」

有志道：「不瞞老道長說，小弟姓姜，名叫有志，是揚州太興縣人，因為嫂嫂嫌惡我，省得她一天到晚和我哥哥淘氣，所以出門尋些道路。」

道人說：「姜官人！既然如此，你今就和我做伴，一同走好麼？」

「有志道：好的！」

兩個人就一路走，道人在前，有志在後，看看走到傍晚，却是一帶荒野，前不把村，後不把巷。有志着急道：「這樣的下雪天氣，我們住夜住在那裏呢？」

二

道人說：「不妨，有我在，我們兩人，就在前面那塊大青石上睡一夜天就是了。」

有志無奈，此時祇得和道人兩個睡在大青石上。有志脫去了棉袍子，身上寒冷，冷得睡也睡不着，半夜三更後，忽聽得有一種很大的透氣聲，從青石底下出來，那透氣像什麼大畜生的聲音。

有志害怕，便推醒道人叫道：「老道長！你聽聽看，青石底下是什麼響？」

道人道：「不要做聲，且等天亮了，我叫他出來給你認認！」

有志那裏睡得着，好容易挨到了天明。道人起來，便拍拍青石向下叫道：「龍子龍子！快快走出來，給我的朋友認認！」

道人叫道：「祇聽得青石下豁拉一聲，如天崩地裂，從地底裏鑽出兩個怪物來，有三丈長，頭像龍頭，身像蛇身，兩隻角，四隻眼睛。有志從來不曾看見過這樣的怪物，嚇得魂飛魄散，慌忙躲到道人懷裏，縮做一團，叫道：「喔唷唷！喔唷唷！」

道人道：「姜官人！不必害怕，有我在這裏，他不敢傷你的！」

有志道：「這樣的怪物，是吃人的東西，我怕呢！」

道人道：「這不是妖怪，我說給你聽

，這是東海龍王的兩個太子，祖因犯了罪，罰他出來服侍我，叫我教訓教訓牠們，修養修養牠們的品性！」

有志聽了，便向道人跪下去拜，說道：「如此講來師父定非凡人，不知大仙是什麼法號，真是得罪了！」

道人慌忙雙手扶起有志，笑嘻嘻的說道：「你要問我的道號麼？我就是赤脚大仙，元始天尊是我的師父，我住在雲台山上，和三官大帝一同修道，周解人三字，便是我的姓名。」

有志道：「三官經上，有赤脚大仙的名號，就是大仙麼？」有志再跪下，叫道：「師父！今天難得遇到大仙，總要求你提拔提拔！」

大仙又忙扶起，說道：「我和你是有緣千里來相會，你今拜我做師父，我就把我的名字，贈給你做法號，你就叫解人星罷！」

有志聽了，歡喜非凡，重新拜了師父。

大仙道：「我有兩個龍子，我和你各人一個，大金龍子跟我，我把二金龍子送給你，跟你去罷！」

有志道：「多謝師父，但弟子要問師父，這二金龍子跟了徒弟，可有什麼好處？」

大仙道：「龍子的本領，非同小可，一會拿妖捉怪，二會去瘟逐疫，又解三災四厄，又解五刑六害，解得七煞八難，解得九兇十惡，解脫夫妻口舌，婦人難產，解脫刀兵水火，天羅地網；解脫百病染身，驅邪鎮宅，一年四季長保太平。」

赤脚大仙說罷，便叫聲：「二金龍子！你聽我吩咐，我叫你跟我徒弟姜有志，須要小心服侍，不可懈怠，二十年後，我來收你便了。」

二金龍子聽了，立起身來，走到有志面前跪下，有志連忙雙手相攙，說道：「不必多禮！」

赤脚大仙道：「徒弟，二金龍子跟了你，你一路放心，倘逢急難之事，便可放出二金龍子。我再送你母子錢一個，這個母子錢，你收藏在身邊，每日能夠生出小青錢一百文，你在路上，每天可以吃不愁。還有八卦包袱一條，給你包了龍子行路。」

有志接了母子錢，藏在身邊。拿了八卦包袱，要想包龍子，看見龍子這麼長，這麼大，如何包得下。便問道：「師父，龍子的身體長大，怎能包得下，背得動呢？」

大仙道：「不妨，龍子法術多端，可以隨意變化，你叫他縮小，輕則如葉，輕則如綿；你叫他長大，硬來如鐵，大如金剛。日間可當馬騎，夜裏可枕頭眠。你放心帶牠去罷。」

大仙將棉袍子脫下，還給有志，說道：「難得你好心腸，我實在並不冷，是試試你的心。我今要和你暫別，你記好：二十年後，我候你在渡仙橋相會！」說罷，那赤脚大仙就飄飄然的去了。

四

姜有志背了二金龍子，走到鎮江，進了九龍門。心裏想道：「今朝十二月廿九，大年夜到了，且尋個暫時的安身，

過了新年，再作道理。」

看觀城中，京貨店相對綢緞店，珍珠舖相對換錢莊，南北雜貨，香燭紙馬，般般皆有，色色齊備。大家小戶，買了三牲祭禮，都在預備過年，好不熱鬧。獨有姜有志，想到自己孤單獨身，哥哥嫂嫂，在家嫌多我一人，現在出門，殘冬年底，飄流在外，六親無靠，不知今夜住在那裏？想想不覺珠淚兒拋出來了。

有志揩乾了淚，再朝前走。遇見一個老人，拿着旱煙管站在門口，他就上前作揖問訊道：「老伯伯！借問一聲，因為我和家庭鬥氣出外，到了這兒，路陌生疎，一時找不到住處，未知附近可有空房子借一小間給我住住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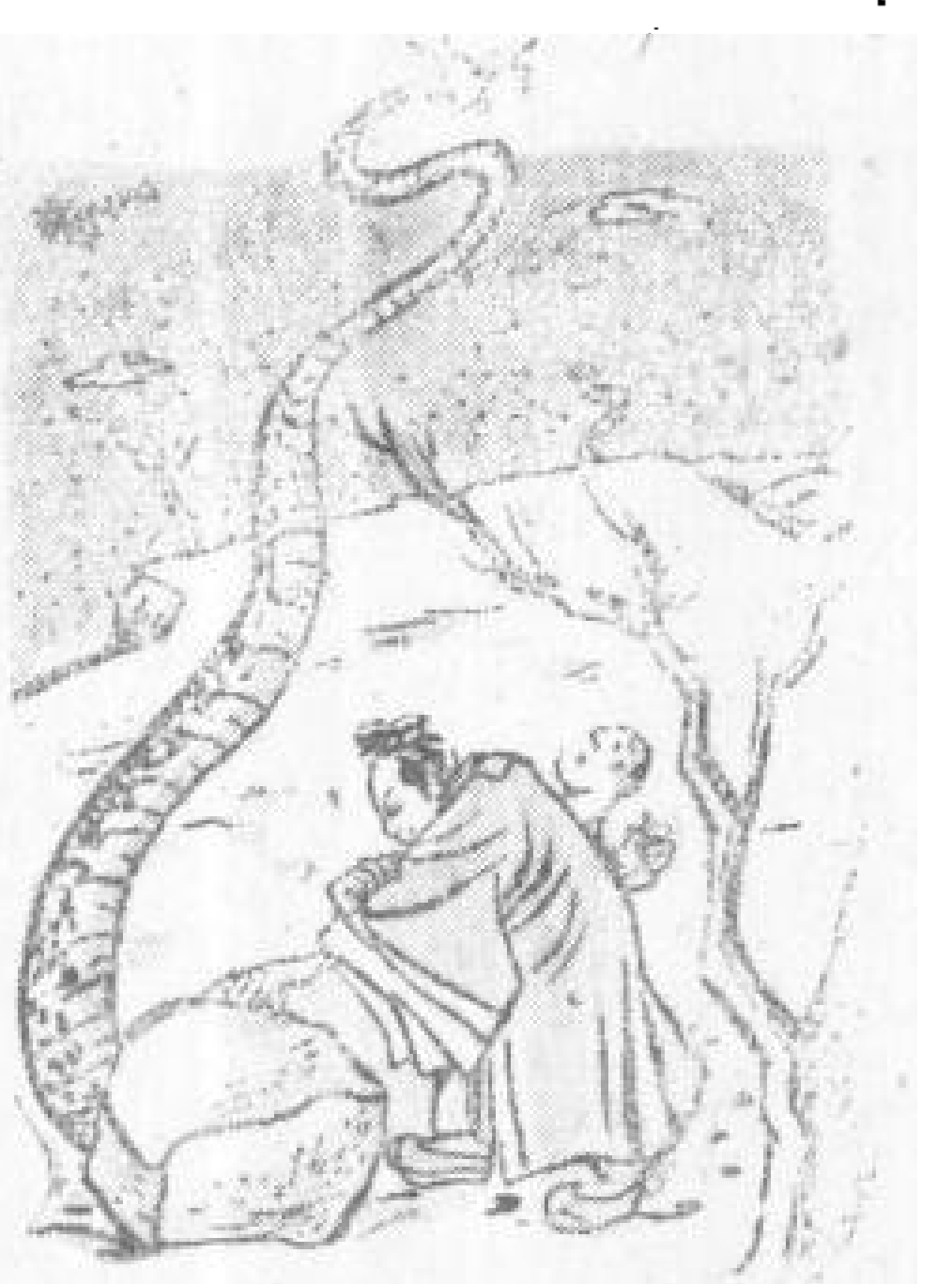
老人問了他的姓名，地方。姜有志一告訴了他。有志也問了老人的姓名，知道他姓王，名叫大德。老人當下沉吟了片刻，說道：「空房倒有的，就是近鄰趙員外家的，倒是高廳樓房，房子着實好，裏面一個人都不住。只是這宅房子有點怪異，不十分吉利，前年我家搬了進去，未半年，一門老小，死了十二個；我看你年紀輕輕，為人誠實和善，所以不敢相欺，老老實實告訴你。如果你胆大住進去，連房錢也不要的！」

姜有志想：「我有龍子在身，怕他做甚？」便道：「老伯伯，你的好意，我很感激。我好在只要住三四天，過了新年，就要去的，料想幾天之內，不妨事的。多謝替我介紹介紹，萬一住進去了有三長兩短，我決不怪你就是了！」

王大德說：「那麼你且在此立一立，鑰匙現在我家裏，我去拿來給你。」王

大德進去拿了鑰匙，領有志就走，走過十幾間門面，灣進一條小巷，再走了七八家，便見一排灰色牆頭，一座黑漆漆的門，門前起着八字罩牆。王大德指着道：「這兒就是了！」便替有志開了鎖，將鑰匙交給有志，說道：「你自己小心，有什麼長短，是你自己要的，不要怪我老頭子！」

有志道：「曉得了！曉得了！決不怪你！」



(青石盤拉一聲鑽出個怪物。)

王大德作別回去。有志走進牆門一看，先是牆門間，進去是一個天井。天井裏一口井。廳屋很大，一排長廊，廳上掛匾是「樹德堂」三字。走過旁堂，到內廳，內廳上也有一小匾額，名叫「白雲堂」，中間掛着山水，兩邊都有對聯。八仙桌，廣漆椅。有志看了想：「這樣一座好屋，沒有人住，實在有點疑心。」心裏不由得畏怯起來。內廳上面就是樓，從內廳背後樓梯走上去，走到樓上，一看，這座樓也起得十分齊整，殊漆欄杆，青紗吊窗。樓上有一張床，床上還

有一頂青花白地的布帳，一條席子。只是因為長久沒有人居住，蓬塵堆得很厚。他在床底下尋得一把破帚，趁日裏，把地掃一掃，灰塵拂一拂，帳子，席子，拍拍乾淨，再把自己的鋪蓋鋪在席上。然後再到街上買飯吃。在外遊玩一番，太陽還沒有下山，他買了一盞紅燈籠幾枝蠟燭，趕早回去。等日落西山，天稍稍有點黑了，便點起了燈籠，先到床上去睡，把龍子做了枕頭，他想：「這樣的好房子，沒有人住，實在奇怪！」他越想越疑心，他想：「即使有鬼怪，橫豎有龍子在此，我怕牠做甚呢？不過！防總要防，讓我和衣而睡罷！」他日間奔波疲倦，心一安，不覺就睡着去了。

五

睡到一更，樓上「乒乒乓乓」的響聲，把他嚇醒了，睜了兩眼向帳子外面看着，看看却沒有什麼動靜。到二更光景，他正要朦朧睡去時，又聽得樓下有號哭之聲。他知道這房子裏定有怪異了。到四更頭，樓上床邊又有「哈哈哈哈哈」的笑聲。並且，「撲托」一聲，把放在檯上的燈籠也弄倒了，火也熄滅。此時，只有一點微微的星光射入，黑黝黝不看見什麼。他便抱定龍子坐了起來。這時，四個惡鬼，兩個哭，兩個笑，走到姜有志床前，揭開帳子，各拿一把扇子，對有志身上一扇一扇，伸手到身上一摸，摸時，慌忙一縮，說道：「噯，這個人有寶貝，迷他

不死的，怎麼辦呢？」

姜有志兩眼看定，由牠們笑，由牠們哭，由牠們摸，暗暗將八卦寶鏡睜開，叫聲：「龍子，快快出來，把四個惡鬼捉住，不可有誤！」

二金龍子，吼叫一聲，頓時現出原形，乃是一條金龍，滿身放出毫光，照得樓上雪亮，伸出四個腳爪，將四個惡鬼抓住。四個惡鬼祇得跪在有志面前，叩頭求拜。

金龍子蹲在一旁。有志坐在床沿上，喝道：「你這四個畜生，披麻帶孝，穿紅著綠，叫什麼名字？害過多少人？從頭說來，饒你性命，若有半句虛言，便叫龍子立時擊死，化作微塵！」

那四個惡鬼跪着，叩頭如搗蒜。穿白帶孝的說道：「我是白虎星！」披麻的說道：「我是吊客星！」穿紅的說道：「我是花粉煞！」著紅的說道：「我是五瘟煞！」

白衣的又說道：「這是因為當趙員外起造房屋，得罪木匠，木匠做下壓禱，把立柱的木頭，都顛倒豎了，犯了我們四位神煞，所以在這裏作怪，害死十幾個男女，句句是實，叩求大仙饒命！」

有志道：「既然如此，我現在這裏居住，要你們立刻就走，到三千里外去安身，不許再進此宅，若再進來，定殺不赦！」

四惡鬼又齊聲叩求道：「我們並非有意要在此，實因樑上有四隻釘，如果將樑上四隻釘拔去，我們就可以立刻動身了！」

二金龍子馬上飛身上樑，果有四隻大

釘釘着，便一拔下。二金龍子做出要抓殺惡鬼的形勢，有志解勸道：「這乃是木匠做的，並非惡鬼本心，饒了牠們的殘生罷！」

四個惡鬼嚇得瑟瑟抖，縮成一團，拜謝有志饒命的恩典。有志便吩咐龍子把四惡鬼押出大門。

五更過了天色大明，這天是年初一，外面的開門爆竹，像煮沸粥一般的連連不絕。

姜有志起身後，走到街上吃了些點心。又買一些香燭，回到屋裏，點起香燭，敬敬天地神明，他跪下默禱：「祈求八方平安寧息，一年四季太平！處處田稻豐熟，人人福壽增長。」他拜告完畢，龍子也來叩拜。他們倆在一塊，宛如師徒一般，並不寂寞。

這天，王大德起身後，心想：「昨天有一個姓姜的，是我介紹住在趙員外新屋裏，未知可曾出什麼毛病，我到趙家去通知一聲，或者和趙員外一同去看看那姓姜的，方可安心！」

王大德走到趙家，拜過了年，便談起此事。趙員外聽說，大驚失色，便責怪王大德道：「王公！你年紀老，太糊塗了，前年你家進去了，死了十二個人，你怎麼還讓單身的人住進去，這個姓姜少年，一定又死了！」說罷，馬上立起來，和玉公回到新屋裏去看個究竟。

跑到屋裏，却見姜有志好好的正在焚香點燭，叩拜神明。王大德很是驚奇，問道：「姜先生昨夜裏睡了沒有什麼怪異嗎？」

王大德替有志和趙員外介紹過了。看志便請二人坐下，將昨夜的事一一講給他二人聽。趙員外聽了大喜，連聲謝道：「姜先生真是神仙下凡，有寶物隨身！我家的宅子從此清淨太平，多多感謝姜先生！」

姜有志連聲說：「不敢不敢！」趙員外更問起有志家裏的情形，出門的緣故。知他單身獨自，舉目無親，便道：「姜先生如不嫌待慢，就請在寒舍住下免得一個人寂寞！」

有志道：「如蒙不棄，我十分願意。不過萍水相逢，多多叨擾未免太說不過去罷？」

王大德道：「姜先生不必說客套話了。有志便收拾了行李，跟隨二人到趙員外的舊宅子裏。趙員外這天辦酒款待，從此，有志就暫在趙家住下了。」

六

有志在趙家住下，光陰迅速，不覺一住半年，到了夏天。有志睡在大廳隔壁書房裏的。有一夜睡到半夜三更，忽然

聽得廳堂上鬧紛紛，又聞得異香撲鼻。他起來，從門縫裏向大廳上一張，只見廳上燈燭輝煌。有志便爬在八仙桌上，從桌上攀到樑上，向堂裏一望，只見三位神明，第一位穿紅袍，第二位穿綠袍，第三位穿紫袍，在廳上議論紛紛。

穿紅的說道：「這趙得亮，他犯十大罪款，不能輕赦。」

穿綠袍的說道：「他犯此十大罪款，我們派他什麼罪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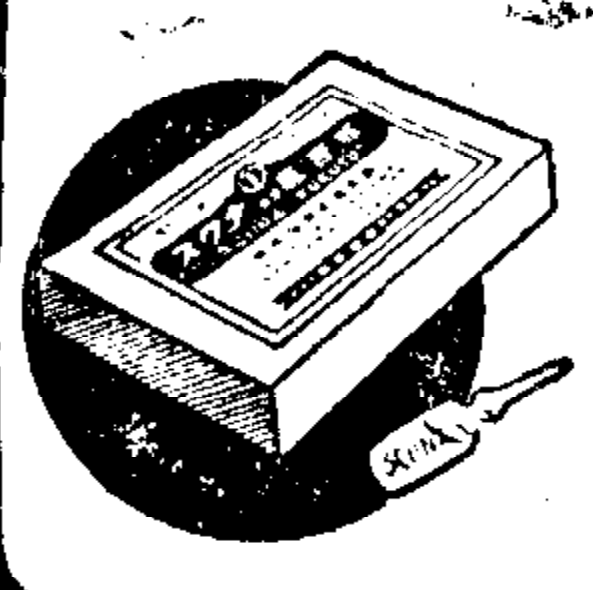
穿紫袍的說道：「他犯此十大罪款，理應派他斬宗絕嗣！」

三位神明，商議定奪，決計派他回祿。議定，便由穿紅袍的取出三昧火一盆，火氣焰焰，十分可怕。穿紅袍的騰身上去，把一盆三昧火藏在齋區之內，但等三天之後，三昧即便自行燃燒，將全部房屋，化作灰塵。

疥病盜汗 治癆劑 蘇苦那

大蘇治癆，自古已經應用，蘇苦那即大蘇中之有效成分，乃利用最新科學方法提煉而成，有殺菌抗病作用，對於各種癆病俱有良效，尤其與愛活併用之時更佳。又對於盜汗及夜尿症且有特效作用。

製成廠：福壽大藥房
總發行所：重慶大藥房
上海崑山路一七八號



孫，那解人星君，名叫姜有志的在此，怎生是好？」

二位神明說道：「解人星若能勸得員外回心向善，我們就讓他解脫火災就是了。」

三位神明說罷，都拂袖出廳騰空而去。

有志聽得明明白白，輕輕的從樑上爬下。他嚇得目瞪口呆，呆呆的坐了一夜。等到天明，和員外見面的時候，便道：「小弟多蒙員外盛情厚待，有樁大事，不敢不說。」

員外問：「什麼事，請姜先生見教！」

有志道：「你家三日之內要遭回祿之災，聽堂樓房，盡要化作灰塵！」便將夜間所見，一一的說給員外聽了。

員外聽了，嚇得渾身汗出。便道：「總要你姜先生設法解脫！感恩不盡！」

有志道，你犯下十大罪款，你若不信，上頭齋廬內有三味火一盆，拿梯子來，待我上去取下來給你看，便可明白。

員外就吩咐下人拿梯，有志到齋廬內，果然取出三味火一盆，那三味火，三個火頭，一枝火頭紅如鮮血，一枝火頭白如白銀，一枝火頭好似銅綠色。員外看了，嚇得無擺佈，雙膝跪在有志面前，便道：「怎生是好！總要請先生相救！」

有志雙手扶起道：「員外不必着急！你只要聽我的勸告，第一要回心向善，普濟貧民，修橋鋪路，斗秤公平，敬重天地，愛惜字紙，和睦鄰。另外，馬上請四十八位高道，誦皇經百卷，奏表

火災自然可解了！」

員外一一依允照辦。到第三天，員外心裏着急，却是安然過去了，並無有火災。過了三天，十天，半月，一月，依然太平無事，員外方纔放心。從此員外對行善格外相信了。

七

員外年交半百，膝下猶虛。這年秋天，院君有了身孕，到來年秋天，竟生下一子。夫妻歡天喜地，請有志替小孩題一個名字，叫做「道元」。

道元長成，讀書聰明，十三歲上就進了學，十七歲鄉試中了舉人。諸親百眷齊來道賀，家中大排筵席，好不熱鬧。員外叫道元先拜謝姜先生的恩德，有志心裏，也非常快活。

道元因為夜間用功讀書，所以獨自睡在左側廂房裏。有志仍是睡在廳西側間裏。

有一天深夜，二更頭，有志已經睡着了。道元還是在書房裏讀書，書聲朗朗，傳到戶外。外邊，却有敲門的聲音，道元便立起來，跑到天井裏問道：「外邊是誰敲門？」

「是我！請相公開門！」却是一個女子的聲音。

道元奇怪，問道：「你是誰？」

外面女子回答道：「奴家只因今天看會失散，夜間黑暗，不辨東南西北，走錯了路，走到這裏，腰酸腳軟，難以行走，聽見讀書的聲音，所以敲門，懇求行個方便，不論什麼地方，借宿一宵，

明朝天亮就走，感激不盡！」

道元聽她說得可憐，心想：「今天清明廟會，也許人多走散，我家好事尚且行得，豈可見了弱女子黑夜投宿，不容她進來麼？」便拿了燈，開了牆門。那女子進來，道元一看，是一個千嬌百媚的小姐，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宛如嫦娥下凡一般。

道元同她進了書房，兩人坐定。道元問她：「可曾用過晚飯？」她道：「夜快在外面已經吃了點心。」她又羞答答的說道：「本想此刻回去，一來不認得路，二來脚痛難行，聽見了讀書聲，前來敲門，驚動相公，陌生迢地，很不好意思的！」

道元問她的姓名，她道：「姓胡，名叫月娥。家住胡家村。今天跟隨爹娘出外看會，想不到人多走散了！」說完，面現悲切的情態。

道元又問她年歲？

她道：「奴今年十八歲！」

她也問了道元姓名年紀。兩人在書房攀談，談得情投意合。彼此講起親事，一個是還沒有出帖，一個是還沒有娶親。那胡月娥面現桃花，不覺手拉着道元的手，頭靠入道元的懷裏說道：「公子，並不是奴沒有規矩，今日我二人相遇，那是天賜良緣！」

道元心動，但想：「黑夜投奔來的女子，雖然出於她自願，但我却不可失德，且不能不告而娶。」他道：「胡小姐，我誠然也喜歡你，但我們的親事必須告稟父母以後方能定奪，黑夜苟且，有傷私德的！」

(待續)

社 會 工 業 化 學 禮 永 株 式

社 長 李 勵 文
專 務 取 締 役 玉 置 豐 助

製 品
濃 硫 酸
液 體 氨
流 安

本 社 上 海 四 川 路 185 號 (三 井 洋 行 內)
電 話 18359 番

工 業 所 江 蘇 省 六 合 縣 御 甲 甸 (浦 口)
電 話 21521 番 南 京 中 山 路 158 番
出 張 所 東 京 都 日 本 橋 區 茅 場 町 二 八 東 洋 大 樓 別 館



文

友

(29)

「抓週」典禮完畢，孩子由乳母抱了進去，賓客們重新回到席上吃喝起來。這時外面忽然闖進來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英氣勃勃的，彷彿滿身都跳躍着青春的活力。賓客們多半沒有和他接近過，不知道是誰，只有極少數的人認識他是謝惠卿的第二個兒子謝仲遠。

「爸！我想要求你一件事。」謝仲遠闖到居中一席上，挺然直立在他父親面前說。

「你有什麼事，可以等一會再說，現在席上有客，你可不要來胡鬧！」謝惠卿皺着眉，顯出很討厭的樣子，他見席上的賓客們都很注意仲遠，便又陪笑着對他們說。

「這是第二個犬子仲遠，因為年紀輕，不大懂得禮貌體統，請諸位多包涵一些。」

可是謝仲遠並不理會他父親那一套，他仍舊侃侃的說道：

「我要求爸的並不是自己的私事，乃是和多數人有關的事，現在生活程度很高，有許多家境清寒的人家，負擔不起子弟的學費，只好聽憑他們失學，這現象實在太可痛了。我想我們今天收下來的禮金數目也有好幾萬，要是悉數拿來捐作助學金，一定可以為未來的國家社會培植不少人才，不知道爸的意思以為怎樣？」

謝惠卿還沒有開口，葉卓然在旁邊先已聽清楚了，忍不住鼓掌道好，一面又拍着謝惠卿的肩頭道：

「令郎能有這樣的造福社會的存心，委實難得！難得！老兄可以說是有子了。」

謝惠卿却並沒有得意的容色，他只是皺着眉頭沉吟着，葉卓然不管他同意與否，站起來便朗聲的對席上的賓客們說道：

「現在謝家二少爺主張把今天賓客們送的禮金悉數捐作助學金，為社會造福，不知道諸位可贊成嗎？」

「好！好！贊成！贊成！」賓客們一片鼓掌聲，彷彿平地爆發了一陣春雷，他們的心理，反正禮已送出了，如何處置都是主人家的事，與他們無關，樂得憐一下他人之愷。

可是忝為半個主人之一的謝伯達，心裏却惱怒萬分，他看着自己兄弟大獲全勝，得意揚揚的走向後面去了，連忙離

開了座位，追上前去，攔在他前面，惡聲道：

「你這傢伙，真是豈有此理！你知道今天這許多席酒菜，和堂會戲以及下脚等，總共要多少開銷？你只貪圖口頭上說得爽快，悉數捐做助學金，我試問你：要是把收下的禮份都捐做助學金，今天的開銷又從那裏來？本來羊毛出在羊身上，收下多少禮，派多少開銷，是以兩相扯直的，現在平空給你攪七念三的這樣一來，弄得開銷都沒有着落，你說怎麼辦？」

謝伯達越說越生氣，面孔紅紅的，連額上的青筋都爆了出來，可是謝仲遠也不甘示弱，他冷笑了一聲道：

「這有什麼難，照我們的家境，幾萬元錢的開銷，還怕拿不出來嗎？辦喜事又不比做生意，根本就不應該拿着一把算盤珠撥出撥進的。」

「好！好！算你會說！幾萬元錢的開銷，你倒看得容易，只怕你不肉痛，爸可要肉痛哩！」

果然，謝惠卿的心理完全和謝伯達一樣，他一到席散，回進內室，就把謝仲遠叫進來，氣憤憤的罵道：

「你這畜生！不好好的給我坐着吃喝，偏喜歡無事生風，鬧什麼把今天的禮金捐做助學金！你也不想現在是什麼年頭，誰有閒錢來捐這個助那個？眼見得給你這樣一胡鬧，又要攪落我幾萬元開銷，真正該死！」

謝仲遠畢竟年青氣盛，受不下他父親那副慳吝的市儈嘴臉，不由得也氣憤憤的回答道：

「你不願意捐，就不捐好了。算我不好，不該多嘴，不過你要是不願意捐，也沒有會強要你捐的。」

說着，他一蹶脚，便退出房去了。謝惠卿望了謝伯達一眼道：

「我有心不想捐，無奈這事已經給葉卓然知道了，現在倉庫裏的許多存貨都要他幫忙，設法疏通，不要為小失大，讓他以為我們是守財奴，對善舉一毛不拔，不肯幫我們的忙，反為不美，所以這筆助學金的捐款看來是省不了的，只好自認晦氣了；總之，都是仲遠這畜生多嘴多事的不好。」

謝伯達也知道這筆捐款不能避免，不由得顯出一種很懊喪的樣子，父子倆默然相對了半響，誰的心頭好像給割去一片肉似的難受。

可是因此要說他們小氣却也不盡然，至少在滿足私人慾望這一點上，他們都是揮金如土的，就在謝伯達離開他父親後不久，一件新發生的事情使得謝惠卿完全改換了一副面目。

這件事，是謝惠卿所完全不會料及的，原來平素難得到他房裏來的乳母黃秀英，竟抱着孩子走進來了。

「老爺！我想請半天假，回家去看看。」低着頭，怯生生地吐出她這要求，聲音却是嬌嫩動聽的。

謝惠卿止不住心花怒放，他連忙搶前一步，輕輕的把門掩上了，然後說道：

「今天家裏做喜事，你怎麼倒要回去了？」

「對不住！實在因為多時沒回去，不知道家裏現在怎樣了，所以想回去看看。」

，馬上就可以趕回來的。」
 「你家裏還有什麼人？其實就是不去也罷！」謝惠卿甩着一面孔鬍鬚笑，一面在手指上持下隻五錢多重的金戒子來，塞到黃秀英手裏去道：「你要是肯答應我，這戒指先送給你，我以後還要買許多多的東西送你。」

黃秀英面孔一紅，趁謝惠卿不防，連忙開了門，沒命的就朝後面跑。謝惠卿雖然不住喊着：「回來，我還有話同你說。」她那裏肯聽，跑得反而較前更急了。

也許因為她跑得太急了，不提防竟闖進了一個人懷裏，抬起頭來看時，這人不是別個，恰巧是謝伯達。謝伯達四顧無人，不禁色胆如天，趁勢伸長兩臂，把黃秀英抱得緊緊的道：

「乖乖，來得正好！」
 他正低下頭去，想吻黃秀英的面孔，冷不防前面房裏發出了一聲大喝，大少奶奶陳玉芳已經在玻璃窗裏看清楚了這一切，她很快的跑出來，指着謝伯達問道：

「你打算做什麼？」
 謝伯達抱頭鼠竄的走了，黃秀英趁勢對陳玉芳道：

「少奶奶！我想回家去看看，馬上就回來，可以嗎？」
 大少奶奶點點頭，黃秀英把孩子遞在她手裏，眼淚忍不住像斷線珍珠似地落將下來。

黃秀英回到家裏的時候，已經是薄暮

時分了。她的家，是在一條黝黑污穢的弄堂裏的一家亭子樓上，那房屋既狹小，光線又壞，四壁夾壁剝落，房裏充滿了一股霉濕氣息，好像一座錫籠似的，倘若把門鎖閉起來，就和監獄不相上下。

這時，她那在鄰近一家弄堂小學裏教書的丈夫林時蔭已經回來，正在窗下批改學生們的作文課卷，他戴着一副極深的近視眼鏡，亂髮蓬鬆，面容蒼白瘦削而帶紫色，腰背微微有些彎曲，口裏不時發着乾咳，這一切都顯出他生活磨折的痕跡。

床上，有孩子的哭聲傳出來，那是他們出世纔三個月的愛情的結晶，可是爲了生活，使她不得不硬着心腸拋下他，去喂別人的孩子。

「好寶寶！苦了你了！」黃秀英進房來的第一件事，便是撲奔牀前，把自己的親生兒子緊抱在懷裏，解衣授乳給他吃，同時一陣心酸，大滴的淚珠不由得落到了兒子的臉上。

孩子似乎因爲多時沒有含過母親的乳頭，有些不慣，儘管她不住把乳頭塞進他嘴裏去，他却屢次吐掉了，踢着腳號

哭着。這響亮的哭聲終於使林時蔭不得已放下筆，他回過頭來看了他的妻一眼，用又是安慰又是辛酸的口氣說：

「你回來了！」
 黃秀英覺得有滿腔委屈要在她丈夫的面前傾吐，可是急切間却一句話都說不出口來，只是暗暗垂淚。林時蔭的注意力却移到了孩子身上，他調了些乳粉，

傾注在一隻牛奶瓶裏，從黃秀英手裏接過孩子來，把那橡皮頭乳嘴放在他嘴裏，孩子果然很安寧服帖的啣吸起來了。黃秀英看着很覺感動，不禁撫着林時蔭那蓬鬆的髮亂道：

「這一响真是苦了你！你又要教書，又要照顧孩子，怎麼忙得過來？」

「我還要寫稿子呢！」林時蔭苦笑地說，隨手從案頭取過一疊寫滿了字的原稿紙來給黃秀英看，又道：「每天我總得到半夜纔能睡覺，只有孩子熟睡的時候我纔偷得出一些時間來從事寫作，平常不但孩子吵得難受，就是淘米燒飯泡水那一樣不要費功夫！」

「你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的身體也是要緊的。」黃秀英哽咽地說。

「這倒沒有什麼，我所最不放心的，還是我去教書的時候，把孩子剩在家裏，沒有人照顧，有一天我從學校裏回來，竟發見他從牀上墜到了牀下，嚇得我的心卜卜亂跳，幸虧還沒有跌壞那裏。」

「那我決定不再做乳媽了！這斷命乳媽有什麼做頭，爲了拿人家一些些錢，犯不着把自己的親生兒子蹣跚死！」

「這怎麼成！你不去做乳媽，不但少了一筆收入，而且家裏多一個人坐吃，叫我

這一些薪水怎麼負擔得起？」
 「你那裏知道這裏面的情形，真是一言難盡！」黃秀英說着，眼淚忍不住又掉下來了。

「怎麼了？難道謝公館裏待你不好嗎？」林時蔭驚疑地問。

「待我倒沒有什麼，不過他們屋裏老的少的都不是東西，時常動手動腳，風言風語的勾引我，叫我真對付不了！」
 「豈有此理！」林時蔭氣得忍不住把手重重的拍了一下桌子說：「有錢人的行徑真好像禽獸一樣，我常常聽得人說

獅子牙粉

品質優良
齒潔口香
既防蟲蛀
又免牙疼

上海 獅子牙粉公司
天津 小林洋行

友 文

謝氏父子怎樣在外面沾花惹草，鬧風流案，想不到他們對家裏僱用的乳母都野心勃勃的，真正該死！」

他這一拍桌子不打緊，那在他懷裏吸着牛乳瓶裏奶粉的孩子都被嚇得哭了起來，黃秀英連忙從她丈夫手裏接過孩子來撫拍着，一面問他道：

「那你說怎樣？我看我還是不要去吧！……」

「不去可也不行，我早對你說過了，我的經濟力量是還不夠負擔這一個小家庭的。總之，在眼前這種苦難時期，萬事都只好忍耐一些，只要你自己留心，不上他們的當就是了。」

黃秀英勉強點頭，心裏一酸，眼皮止不住又紅了起來。她把乳瓶裏的乳粉都喂給孩子吃下了，把孩子放在牀上，開始來檢視屋裏的一切，使她驚奇的是米箱裏已經空空如也，裝在一隻網籃裏的煤球也只剩下寥寥幾顆。

「戶口米已經吃完了嗎？怎麼連煤球都沒有了？近來你是怎樣過日子的？」
「戶口米早就吃完了，黑市米近來價錢又貴了不少，我買不起，所以這幾天索性不舉火肚子餓時到附近的小麵館裏去吃一碗陽春麵也就算了。」林時蔭苦笑着說。

「這樣下去是不行的，身體的營養也要緊，何況你每天工作得這麼辛苦！」
「嘿！我們這種人還談得到什麼營養嗎？能夠有得吃已經是天大的幸運了，生活再要高上去，恐怕……」

「不過不注重營養，要是生起病來怎麼辦？」

「那也只好聽天由命了！現在只有些有錢人纔生得起病，我們窮人是生不起的！」

這時，下面忽然有人喊着：
「樓上林先生，送報的要節錢，請你下來開銷幾個。」

林時蔭隨手從抽屜裏抓了張五元票，忽忽下樓去了，過了一會，重又上樓來，苦笑着對黃秀英說：

「今天端陽節，我倒忘記了，報販可以向看報的人家要節賞，比我們做教師的強得多了，我們辛辛苦苦的代人家教有子弟，逢時過節，向誰去要節賞？我覺得做教師實在還不如做報販好，可惜這一件長衫穿上了身就不容易脫下來。」

黃秀英還沒有開口，樓梯上忽然走上一個人來，正是租屋給他們住的二房東太太，她一進房，便皮笑肉不笑的對黃秀英道：「林家嫂嫂！你回來了，這一個大概很好吧！」

林時蔭納悶地看着二房東太太，不知道她上來到底有什麼事，他雖然收入微薄，可是每月的房租却總是先付的，從不拖欠，二房東太太似乎沒有特別來找他的理由，他想，她一定是看見自己的妻子回來，所以特地上來閒話家常的。

可是二房東太太却沒有那樣好的興致，她和黃秀英寒暄了一會，終於說明了她的來意：

「林家嫂嫂！近來樣樣東西都貴，電燈和自來水又加了價，我們做二房東的開銷也實在不容易，所以對你們不起，這個月要請你們加租。」

「加租？」林時蔭不覺呆了半晌，最後似乎覺得這一關逃不過，只好勉強硬着頭皮說道：「請問二房東太太的意思，想要加多少呢？」

「起碼加一倍。」

「加一倍！那我們怎麼負擔得起！」黃秀英也不禁驚呆了，她只好央求二房東太太道：「就是要加租，也只能加幾成，怎麼一加就加一倍？」

二房東太太的面色突然變了，她冷冷的道：
「加一倍算得多嗎？現在什麼東西不比從前貴了一倍，就是貴十倍的也很多呢！我不管你們加得起加不起，總之加一倍是加定了，你們要是不願意，就請另外去找房子，我們要把房子收回自己用，不租了！」

說着，她也不等他們回答，就登登登的跑下了樓。

黃秀英長歎了一聲，淚珠忍不住又掛了下來，她淒然地說：

「總之，都是人窮的不好，這日子不是我們窮人過的！」

林時蔭想到了工作的重要，就也不暇去和多時沒見面的妻子親熱，重新埋頭批改起學生們的作文課卷來。可是他越不肯放鬆他的工作，偏偏越有人來打擾他的工作，這當兒，樓梯上又有腳步聲響起來了，上來的是一個和林時蔭的模樣相同的人，一望而知也是個教書的長衫階級。

(待續)



黑田藥廠

「細菌性腸胃疾患特效治療劑」 刻來安片

健胃整腸★腸室扶斯★防痢止痢★幫助消化
排除積食於小兒最宜

售均房藥 藥靈効持

痛脫 TONTAL

痛頭 痛齒 痛肩 痛腰 痛傷 風 痛節 炎 行 性 感 胃 宿 醉



路南河海上司公亞東理經總

編輯室

△陳公博先生曾提出了一個口號「廉潔政治——和平建國的基本條件」，但是現在國府治下的一切官吏都實行了廉潔政治沒有？最初加入和平運動的高級領袖們都是為救亡圖存而來的，他們都是廉潔奉公的，可惜有些後來加入和平運動的人，不是為了和平建國，而是為發「和平財」而來的，因此少數的廉潔官吏，壓不住多數的貪官污吏，於是政治便越弄越壞，結果人民生活越來越不安。我們如果希望和平運動成功，就應當立刻用和平革命的手段肅清貪官污吏。這是胡用先生的「論廉潔政治」一文的大意，其見解極為深刻透澈，確可供當局參考。故特此向讀者推薦。

△高穆先生的「戰時教育的歧路」一文，首先說明教育應具有三個條件，即教育應國防化，教育應平民化，教育應生產化，繼而述敘現在上海教育內容的散漫萎靡，在在足以摧毀教育生機而有餘，最後則提出改革現在教育的具體方案，以備教育當局及關心教育者的參考。

△自國府還都直到現在，政府對於文化事業，有否下了最大的努力？從事文化的人，對文化有否盡了最大的貢獻？這些都值得我們反省的。我們需要怎樣的的文化？這是一個重要問題。徐先生的大作「我們需要怎樣的的文化」

一文裏都有扼要的解答。

△「野薔薇」第二輯勿勿付排，離開我們理想的境地，尚遙遠得很！這裏只刊載些短小的雜文，不揭私，不攻訐，亦不阿俗，以趣味取勝。我們極誠歡迎下列文字：文藝批評，藝林話舊，種種社會相，雜俎，雜文……等等，貴含著，文長千字許，文體不拘，稿酬從豐。願讀者，作者，編者共來灌育這片小土地！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大名路二一九號
文友社廣告部 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 嚴禁轉載)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二十元 郵費在內

宣傳部登記證滬誌字第一五五號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 吾 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五號

發售處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經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書局

本售價目 (郵費在內)

每月 (二册)	四十元
半年 (十二册)	二百四十元
全年 (二十四册)	四百八十元



振華

振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黃浦大馬路二〇六號

電話一六〇〇番